

木緒なち

イラスト えれつと  
Kionachi / Illustration Ereito

# ぼくたちの リメイク

Volume

4



Remake our life!

Let's time-travel to 10 years ago  
and reenjoy creative  
and sweet youthful days.



木緒なち イラスト えれっと  
Kionachi / Illustration Ereito

# ぼくたちの リメイク

「ふっふっふ」

Volume

4



Remake our life!

Let's time-travel to 10 years ago  
and reenjoy creative  
and sweet youthful days.

MF文庫



# 我们的重制人生 04

木绪なち

## 制作信息

书名 我们的重制人生4 “路上小心”

---

作者：木绪なち

插画：えれっと

扫图：贴吧

翻译：balabalabon（一寒）

修图：

校对：

轻之国度 <http://www.lightnovel.cn>

仅供个人学习交流使用，禁作商业用途

下载后请在24小时内删除，LK不负担任何责任

请尊重翻译、扫图、录入、校对的辛勤劳动，转载请保留信息

---

EPUB by: 666

木緒なち イラスト えれっと  
Kionachi / Illustration Ereito

# ぼくたちの リメイク

「ふっふっふ」

Volume

4



Remake our life!

Let's time-travel to 10 years ago  
and reenjoy creative  
and sweet youthful days.

MF文庫









志贵完全没有在意我的慌乱，也无意遮挡自己的身体。她若无其事地从架上取下毛巾，递到了我的手里：  
“给你。”



「さよなら」

“路上小心”





## CONTENTS

<u>序章</u>	<u>那时</u>
<u>第一章</u>	<u>茫然</u>
<u>第二章</u>	<u>原来如此</u>
<u>第三章</u>	<u>无可奈何</u>
<u>第四章</u>	<u>并非如此</u>
<u>第五章</u>	<u>下定决心</u>
<u>终章</u>	<u>起航</u>
<u>后记</u>	

## 序章 那时

那是，发生在暑假之前的事了。

前期的影像制作已经告一段落，，大家开始思考起新作品的创意。我和贯之开始了频繁的交流，房间里的闲谈也变多了。

内容也是五花八门。只要和故事相关，无论是什么题材，贯之都会贪婪地吸收。

当然，恋爱也包括其中。

“喂，恭也。结婚的话，志贵和奈奈子，你要选谁？”

贯之突然这样问道，我一下子便慌乱了起来。

“就...就算你突然问我，我也没法给出答案吧！”

贯之经常问我这类男女关系的假设问题。

理由的话，当然是为了作为剧本创作的参考。

“哈哈，恭也真是个好男人啊。不想就这样轻率地做出选择啊。”

“那是.....理所当然啊。”

我并不想对自己的室友评头论足。

“那，你更喜欢谁的胸部？”

“呜.....”

说着，我便产生了有些旖旎的想象。

看着预料之中哑口无言的我，贯之哈哈大笑起来。

“我要回去了。”

“抱歉，抱歉。再陪我一会儿吧。”

贯之苦笑着，拉住了一脸不满的我。

男生之间确实是会经常说这类话题啦。

“然后，要是非让你选的话，你会选谁？你也并非对她们没有兴趣吧？”

贯之又执拗地问了过来。

“没有啦。又不是特别亲近，而且也没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

这是，校园祭之前的事了。

别说接吻了，连手都没有牵过，这个时期我和她们基本上没有什么身体接触。非要说的话，就是之前奈奈子的胸碰到我的背部让我有些心猿意马吧。

还有志贵，自从小心碰见她出浴之后，便什么都没有发生了。

这个时候，她们不过是我憧憬的对象罢了。

“也就是说，要是之后发生什么的话……就有可能是吗？”

贯之的眼睛都亮了起来。

“也许吧……”

那两个人又漂亮又温柔。我自然也没有什么拒绝的理由……

“那，贯之你又是怎么想的呢？”

“我对哪个都没兴趣啦。只是觉得她们人不错罢了。”

“这算什么！”

简直好像是心中早有了答案似的。

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能拿这个问题来寻我开心吧。

屋外传来了一声猫叫。房间里只有贯之敲击键盘的声音。

我读着他书架上的漫画，问：

“你打算怎么利用刚才的对话？”

贯之双手离开了键盘，

“主人公突然穿越到未来结果发现和自己的女性朋友结婚了。”

“感觉好辛苦。”

突然从朋友变成夫妇，简直无法想象。

“但是，要是男性本来就对对方有好感的话，应该也可以好好相处吧。”

“会吗？感觉会十分混乱。”

“所以才会有戏剧性啊。”

感觉这个设计放到GAL里面应该会很受欢迎。

“嗯，如果是女性也失去记忆的话就更有意思了……对了！”

“干脆就把这个当做对读者的误导，将整个设定都反转过来好了。虽然表现得好像是一家人似的，但这实际上只是一个巨大阴谋的一环……”

说着，他就翻起了小说和剧本集。

“要是虚假家族的话这个剧本的点子可以拿来参考，不能太注重这方面，而是应该把中心放在阴谋上。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变得过于复杂，要是尽量限制出场人物的话……”

贯之忘情地说着。这种时候，就算再和他说什么也不会有反应吧。

不想打搅贯之的思路，我准备起身离开。

“那我先回去了。”

说着，我走出了贯之的房间。

“哇，志贵！？”

紧接着，我便和正在客厅里悠哉吃饭的志贵碰面了。

“啊，恭也君，刚才实在和贯之君说话吗？”

“嗯……”



她应该还是没有听见刚才的对话吧。万一要是听到的话，那还蛮尴尬的。

“待会你去买东西的时候，能不能顺便买一下厨房用纸呢，已经用完了。”

“厨...厨房用纸是吗，好，我知道了。”

看来她应该没听到啊.....

我又瞄向志贵，放松地坐在被炉里的模样，真的非常可爱。虽然要是告诉本人的话她应该会生气，但看上去就像是初中生一样，只有胸部十分雄伟。

但是，我明白，实际上志贵是一个很成熟的人。她聆听不成熟的我的烦恼，并用她的温柔包容着我，拯救了我。

要是和她结婚的话。

感觉的确会是个温柔地好妈妈啊。

“恭也君？”

因为我一直盯着她看，志贵好像吓了一跳。

我慌忙说起了厨房用纸的事：

“啊，确实厨房用纸剩得不多了，一下子少了好多啊。”

这段时间也没有炸东西，为什么会少得这么快呢？

“那个.....刚才不小心把水洒出来了，所以.....”

“这样啊.....”

因为志贵个子不高，所以倒水的时候姿势会很别扭。所以在我们四个人当中，志贵时不时就会把东西打翻或者把水弄洒。

“对不起，恭也君。”

“没什么啦，那我就去买了。”

这完全不需要道歉的。

志贵小小的嘴巴慢慢地吸着泡面。

这是只有九州在卖的“うまかとよ”。作为一个热爱豚骨拉面的九州

人，志贵专门把这个拉面带了过来。

简直像是志贵的身体是由泡面组成的似的，我每次都能看到她在吃泡面。

所以，我也就小小地啰嗦一下：

“志贵，有好好加蔬菜吗？”

碗里面有些许的卷心菜和胡萝卜。因为她老是只吃泡面，所以我专门买了冷冻袋装蔬菜放在冰箱里。

“因为恭也爸爸会生气，所以我又好好放蔬菜哦。”

“那...那就好。”

突然称呼爸爸把我吓了一跳，理由当然是刚才的事。

“不过，加蔬菜之后味道会变浓，这是为什么呢？”

志贵歪了歪脑袋。

加蔬菜之后味道变淡还能理解，但为什么会变浓呢？

“志贵，你有好好量过水量吗？”

以防万一，我问了一个基本中的基本问题。

“水量？”

志贵愣了下来，做出了一个有趣的回答。

“你看看袋子背面。”

志贵将“うまかとよ”的袋子翻了过来。

“咦，上面写着450ml啊。”

“这就是水量。是让泡面释放美味的最佳水量。”

说完，志贵发出“哦~~”的怪声，

“吓了一跳.....我长到18岁还是第一次知道。之前都是随便加的。”

“以后泡面会变得更加好吃哦。”

志贵点了点头，喝起了汤，

“恭也君好像爸爸啊。”

“我只是告诉你怎么泡面你就这么说，那我哪天岂不是要变成神仙了吗？”

“那从今以后你也要教给我各种各样的事哦，嘿嘿~”

“还是不要成神比较好吧。”

我苦笑着，看了看钟表。

“啊，差不多到打折时间了。我出去啦。”

“路上小心。啊，对了恭也君。”

“你是想说‘要是燕麦巧克力打折的话帮我买一点哦~’是吗？”

我先行把她要说的话说了出来。

“真是的，我不喜欢别人学我说话！”

志贵鼓起脸颊，好像是生气了。

“抱歉抱歉，那我去看一下好了，燕麦巧克力。”

“谢谢，路上小心哦。”

志贵用力地朝我摆了摆手。

我轻轻地朝她摆摆手，走出了家门。

外面天气很好。待会骑摩托的时候应该会很舒服吧。

“和志贵结婚吗.....”

一直没有想过，但这并非是不可能的。人们只要活着，就没有什么绝对的事，一切都是由可能的。

真要是那样的话，恐怕做饭什么的都得由我来干了吧。她还会继续不停地吃泡面吧，到时候我就得帮她倒水了吧。然后她作为秋岛志野工

作的时候，我就需要做她的助手了吧。

“算了，要是两个人交往的话再说吧……”

这种事过于虚无缥缈了，现在还有许多事情需要考虑。

所以这时的我并没有多想。

谁知道，不到一年，就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呢……

## 第一章 茫然

温柔的阳光挥洒在公寓上。

餐桌上，摆放着美味的早餐。

热气腾腾的玉米浓汤、散发着诱人香味的吐司、绿色的沙拉。简直就是电影里的场景一样。

“妈妈，真希这段时间学会了一首新歌哦！”

“呵呵，那等会唱给妈妈听好吗？”

“嗯，我会唱个够的！”

围坐在桌子旁的亲子满脸笑容，唠着家长里短。

在这片“幸福的日常”中，只有我心无在焉地吃着吐司。

（不是梦啊……）

难以相信眼前的现实，我试图捏自己的脸颊、洗脸……做了各种各样的挣扎，想要回到原来的世界。

但是，不管做什么都没用，眼前的一切都是毋庸置疑的真实。

不过，这肯定是场梦吧……

“爸爸。”

突然，眼前的女子朝我搭话了。

“哎……什么事？”

“怎么了吗？从刚才开始就只是吃面包，别的什么都没吃……没有食欲吗？”

我这才发现，自己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吃面包。

“爸爸，还教训真希不能挑食，真狡猾~”

一旁的女孩子鼓起脸颊发出抗议。

“没…没事啦，我食欲很好，除了面包其他的东西也会吃的。”

我连忙端起玉米浓汤，喝了一大口。

滚烫的汤进入口中，舌头理所当然被烫到了。

“好烫！”

“哇，没事吧？”

女子连忙端给我一杯水。

一口喝掉，我松了口气。

“抱歉，谢谢……我到底在干什么啊？”

“呵呵，好久没看到爸爸这个样子了。”

女子露出了温柔的微笑。



虽然看上去成熟了一些，但这是我十分熟悉的微笑。

“啊，不过这个汤，好好喝。”

再次尝了一下，玉米的浓郁香味在口中扩散开来，真好喝。

“那就好。这可不是成品，是我从头开始熬制的哦。”

（像是）志贵（的女子）自豪地挺起了胸膛。

这份可爱也和原来一样，但志贵应该很不擅长料理才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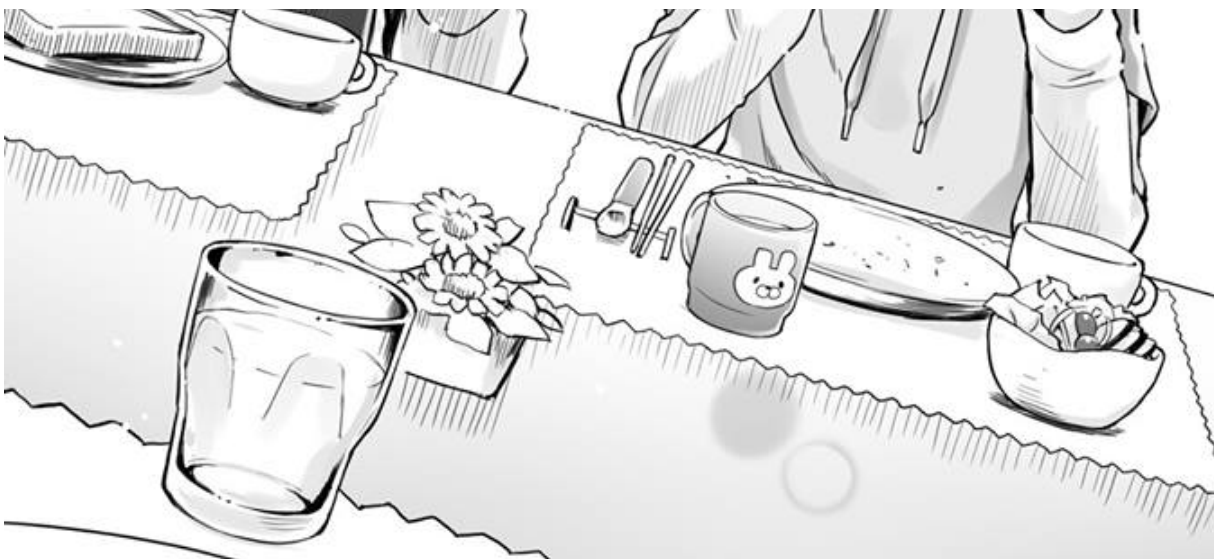
之前连量水都懒得做的女孩，现在竟然能够用玉米罐头、牛奶、生奶油做成玉米浓汤，中间一定是付出了许多努力吧。

果然，很多地方都很奇怪。

（志贵……）

和我同龄，本应该是19岁的她。





可是我眼前的，却是成长之后的她。

不，这也不能证明她就是志贵。

虽然笑容一样，但氛围、举止、言语都已经和那时不同了。

（没想到和贯之的玩笑话，竟然会变成现实啊。）

早知道这样的话，当时再深入聊一下就好了。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确认她的身份，也不知道该怎么和她相处。

甚至我连自己现在在哪都不知道。

（冷静……总之要先把握现状才行。）

“真希要看《光之美少女》！”

“好，吃完饭才能看哦。”

母子俩依然在幸福地交谈着。

我也依然在为自己的处境而困惑着。

◇

吃完饭，我从看着《光之美少女》向我施展“玩耍攻击”的真希手中逃脱后，回到了自己之前睡觉的卧室。

（总之，先收集情报吧……）

我坐在久违的轻薄PC前，下定决心打开了浏览器。

首先让我感到惊讶的是现在的时间。

我回到10年之前，是在2016年的秋天。

但是，眼前的日期显示的却是2018年春。

“有一年以上的空白时间啊……”

过去的话还好一些，但如今一年可以算是相当长的时间了。尤其是在我所属的传媒业界，一年时间会发生许多让人目不暇接的变化。我想去全部调查一遍——但是这样会花费太多时间。而且，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我所在的过去世界的未来。

“要知道我所在的位置啊。”

用浏览器打开地图，看了看自己所处的位置。

“登户……这是哪？”

我住的公寓，位于东京与神奈川的交界。距离多摩川不远，之前听到的电车声好像是小田急。

我原来也是在市中心工作，所以我还不至于不认路，但是之前我一直住在同一个地方，而且如今我除了家人之外也不认识别人了。

“想找个人商量一下啊。”

虽然直接问那个像是志贵的女子是最快的，但是这要冒很大风险。有没有能客观给出意见的人呢……

我拿起手机，翻了翻联系人。

目光所及尽是些我不认识的人。10年过去了，交友关系发生改变也是理所当然，但看着自己的电话簿里净是些我不认识的人，还是让我感到一股寒意。

“对了，看看通话记录吧。”

要是最近打过电话的话，交谈的难度也就不会那么高了。

我看向自己的通话记录，结果也净是些陌生的名字。

“啊……”

然后，我找到了一个可以说是如今最可靠的名字。

“嗯……两个月前啊，稍微有些微妙。”

很难说是最近有过交流，但也还在容许范围内吧。

今天是五月中旬的周日。就算现在打电话也不会打扰到人家。

抱着抓住救命稻草的想法，我拨通了电话。

响了几声之后，电话便接通了。

“喂喂，河濑川？该说是好久不见吗……”

“别说这个了，之前给你说的那件事，果然很不顺利。所以我也和你商量一下。”

“咦，那个，河濑川？”

“明天你能早些过来吗？上班两个小时前，那时候再详细谈吧。再见。”

接着她就挂断了电话。耳边只剩下嘟嘟的挂断音。

“到底是怎么了啊……”

总之，看来我和河濑川是在同一家公司就职。不过除了这个还是一片茫然。

“本来是想要找她商量，结果对方反而想要找我商量啊。”

虽然她说是之前的事，但我当然没有那时的记忆。从她的话来看，应该是工作上的事情吧，内容的话当然是未知。

总之，明天早些去公司吧。

◇

“结果，还是没能弄清楚啊。”

晚上，我泡在浴缸里，回想起今天的事。

穿越到2018年。那里有像是志贵的女性，以及像是我女儿的女孩。而我作为这个家庭的一员，度过了平常的一天。

想要确认情报联系上了河濑川，结果什么都没问出来。

“迷影重重吗？”

我掬起一捧水，拍到脸上。

而且，我连来到这里之前发生了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只记得，那时贯之说了很悲伤的话，然后就离开了。

但是，那之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或许，那里便潜藏着这个世界的秘密。

“嗯……”

我正苦苦思索着，突然，传来一阵欢笑声：

“爸爸！真希也要进来！”

浴室门开了，真希走了进来。

“哇！真希……！”

“怎么啦？”

真希有些疑惑。当然，她身上未着半缕。

“没什么……你没穿衣服啊。”

“哎？不是爸爸说洗澡的时候要把衣服脱掉吗？”

我竟然说了这种话吗！虽然说得完全没错！

“别担心，真希会先把身上洗干净再进去的！”

真希习惯地拿起洗发水开始洗头。

（呜……即便告诉你自己不能在意，还是会忍不住去看啊。）

虽然我没有那方面兴趣，但没有男人能看到一丝不挂的女性而毫无反应。更何况还是和自己喜欢的女性长得很像的少女。无论如何都会在意。

（尽量不要去看，不要在意。）



要是看到那个孩子的裸体而起了反应的话，我大概会羞惭至死吧。  
可是，在我正与心魔斗争的时候，

“爸爸，帮我擦背！”

“哎，哎！？”

真希提出了了不得的要求。

“怎么啦？爸爸不是一直都帮我擦的吗？”

我一直都在做吗？那我的意志还真是坚强啊……

“听…听我说，真希。”

可是现在的我，可没法平静地帮她擦背啊。

“真希现在得学会一个人擦才行哦。”

“是吗？”

“对啊！可不能一直都像个孩子一样。”

过去听妹妹说过，小学低年级的孩子都很喜欢逞强。所以只要这么说的话，真希应该就会自己擦了吧……

“知道了！那我就自己擦！”

“嗯，好乖好乖！擦完之后要好好冲一冲，然后才能进浴缸哦。”

“好！”

得救了。

不过，要是从她出生起便一直照顾她的话，应该就不会这么困惑了吧。要是每次洗澡都会产生这种想法，世间的父亲们也就没法和自己的女儿一起泡澡了吧。

（下次得教她一个人洗澡才行啊……）

成功的话，我也就能保持自己内心的平静了吧。

“爸爸！”

突然，真希喊了我一声。

“嗯？哇啊啊啊！”

转过身去，眼前但是已经冲掉泡沫、光溜溜的真希的裸体。

“快看，我洗好了哦！”

“嗯，嗯，洗得很干净……”

“爸爸，你都没有好好看！”

“看啦！看得很仔细了！”

看了。而且还看得十分清楚。

“爸爸，我现在能进去了吗？”

“啊，啊……”

真希开心地爬进浴缸，两脚啪塔啪塔地打起了水。

“好烫，身上好暖和~爸爸的脸好红哦！”

“嗯，嗯，水好热啊……”

自不用说，我脸红的原因并非水温。  
我下定决心，要早日让真希自己洗澡。不然的话感觉迟早要出大事。  
“妈妈，爸爸在洗澡的时候长出了第三只脚哦！”  
想象着转发3万次以上的推特，我在温暖的浴缸里打了个寒战。

◇

经过完全算不上放松、令人心惊胆战的洗澡之后，吃过志贵的爱情晚餐，我坐在客厅里松了口气。

“我有女儿了……”

真希熟练地使用着平板，看着网上的视频发出欢笑声。我像看陌生人似的看向她。

就算是真的变成这样，也不可能一下子就习惯。更何况，还让我看到了她的裸体，不会感到困惑才奇怪吧。

这真的是现实吗？

和之前的世界实在相差太大，我的脑中充满了违和感和疑问。

“这个世界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要是知道的话也就不会烦恼了吧，当然我是不可能知道的。

现在我也只能尽可能平常地在这里生活，然后努力搜集情报吧。

“去喝口水吧……”

突然渴了起来，我走向厨房，倒了杯水。

我一边喝着水，一边观察着四周。

厨房十分整洁。志贵一定是好好整理过了吧，即便是饭后，厨房里也没有显得脏乱。为了弥补身高的不足，地上还放了一个踏台。

已经不是那个连水都会弄洒的她了啊。

“坏了！”

因为三心二意的关系，水不小心洒到衣服上了。

“啊……”

前面已经完全被水浸湿了。

没想到我会犯之前志贵犯过的错误啊……

“爸爸，怎么啦？”

听见我的声音，真希走了过来。

“哇，爸爸湿透了！”

好像很开心似的，真希蹦蹦跳跳的。

“真希，毛巾放在哪里？”

说完，真希便指给了我：

“在洗手间哦。”

“谢啦……”

得先把身上擦干才行，我走向洗手间。

◇

湿漉漉的T恤上滴下无数水珠，看来我是洒了不少的水啊。

“哇，水洒了好多，得赶紧擦干净……”

一心想着要找毛巾，我推开了洗手间的门。

当然，浴室便在洗手间里面。我也清楚，在我洗过澡后，就轮到志贵了。

不过，她应该还没来得及进去才对。我没有察觉到，在我想事情的时候，已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

所以，

“啊……”

站在那里的，是正在擦拭头发的志贵。

“哎……？”

我整个人都呆了。

粉嫩的胴体。刚洗过澡，身体微微有些发红，美丽的肉体。

我忽然想起了之前志贵的泳装模样，和那时相比，身材完全没有走形。湿漉漉的头发上滴下一粒粒水珠，小小的个子、丰满的胸部、丰腴的身体……完全没有水汽的遮挡，在我眼前的，

是完全的裸体。

“哇啊啊啊啊！”

我不禁喊了出来。

“抱，抱歉，我是来拿毛巾的。”

可是志贵却完全没有在意我的慌乱。

“啊，毛巾是吧，稍微等一下哦。”

无意遮挡身体，她从架子上取下毛巾，若无其事地递给了我：

“来，给你。”

“啊……谢谢。”

我莫名其妙地致谢之后，便直接愣在了那里。

也难怪……

志贵和我早就结婚而且已经有了孩子。两个人想必已经坦诚相见过无数次的吧。

“呜……”

我想象了一下，我和志贵坦诚相见的场景。以下省略，总之我的脸一下子就红透了。

“深呼吸，深呼吸……”

我擦着自己的衣服，开始了深呼吸。

终于冷静下来之后，我叹了口气：

“先不说身体，我的内心还能吃得消吗……”

这个世界好像没有亲切的指引程序啊。



在我一个人的鸡飞狗跳之后，终于到了就寝的时间。

“真希，牙有好好刷过了吗？”

“刷过了！”

女儿露出了洁白的牙齿，母亲摸着女儿的头，夸奖着她。

我看着这个场景，果然还是像一个局外人一样。

在日期变更前，躺到了床上。

（早上起来的时候还没注意到，这个是……）

这张床一个人睡的话实在是太大了。就算躺成大字，两边还是会有空余。之前还觉得奇怪……

“爸爸，怎么了？一直心不在焉的。”

床上，旁边的志贵说。

“啊，不……没什么。”

大过头的床，实际上是一张双人大床。在看到两个枕头的时候就应该注意到的。

（真希已经睡了吗……）

一到睡觉的时候，床上就从女儿变成了妈妈。

“今天真希很兴奋哦。”

“是吗？”

“嗯。果然是因为爸爸在家的缘故吧。”

我的工作大概很忙吧，看来休息日的时候也经常不在家。

“抱歉，我太忙了……”

“没啦。你是为了我们才那么努力的啊。”

简直就像是电视剧里的场景一样。

志贵是真实的存在，真希当然也是。但是，和她们的对话总让我觉得不现实，就像是设计好的台词一样。

想起了之前读的科幻小说。人类灭亡后，只剩下了唯一一个男人。造物主利用他脑海中的幸福回忆，给他制作了一个假想空间，让他在里面生活。但是很快男人就发现了真相，他质问周围的人，发出绝望的悲鸣。世界崩溃了，只留下造物主的一声长叹。



舞台转暗，一切都消失了。

（产生了不好的联想啊。别想了……）

窗外传来电车的声音。电车在经过多摩川桥的时候，会发出很大的声音。上面肯定搭乘了许许多多的人吧，每个人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经历。

可是我……只有今天早上的记忆。虽然开始慢慢知道了一些事，但还是感到无比不安。

这个世界会这样继续下去吗？还是说？

“恭也君。”

传来志贵的呼唤。温柔的声音里，带上了些许湿气。

“嗯？”

我转过去，唇就被堵住了。

“啊……嗯……”

志贵的吻，让我情不自禁地漏出了声音。

“嗯……恭也君……啾……哈……嗯……”

“志贵……嗯……啾……”

和那种偶然随气氛而动的吻截然不同。

这是相互求索的吻。双唇短暂分离，又再次相拥，舌尖纠缠在一起，爱人间吻。

我和志贵之前还并非这种关系。虽然未来可能会变成这样，但还需要时间的积累。

但是，我们现在却做着恋人间的的事情。从日常共通线直接跳到了个人线。

（脑袋迷迷糊糊的……）

昨天明明我们还只是朋友。为什么现在却在接吻呢？

（可是，放心了……）

她的手放在我的胸膛上，传来的热量化解了我的不安。

我自然而然拥住了她的身体。在这种无法告诉任何人的不安中，只有她身体的温度给了我一丝现实感。

我突然想起刚才她的胴体，看着眼前人，我不禁更加兴奋起来。

浴后洗发水的香气、身体的温度令我感到心醉。或许就这样化掉也挺不错的。

“恭也君……”

唇离开了，她湿润的眼睛看着我。

她呢喃着：

“可以哦……”

说完，便闭上眼靠了上来。

（哎，这是……）  
温暖瞬间化为热意。她的言行代表着什么，即便是迟钝的我也是明白的。  
的确，发生这样的事毫不意外。  
我们是夫妇。  
只有经过这样的仪式才能剩下孩子，这不过是夫妇间的日常罢了……或许。  
我没有和她发生过这种事的记忆。这份罪恶感让我勉强维持住了自己内心的清明。  
可是很惭愧，作为一个男性，我早已蓄势待发。她身体的温度和芳香，飞速瓦解着我的心理防线。  
心跳得飞快。  
怎么办，要在这里做吗……？  
“那，那个……”  
烦恼了许久，终于，  
“今天还是算了吧……明天还要早起。”  
我选择了放弃。  
“这样啊……我知道了。”  
她点点头，笑了。  
“志贵，好久不曾听你这么叫我了。”  
“啊……是啊。”  
“呵呵，真的好怀念。”  
现在她的名字，已经变成了桥场亚贵。我突然像婚前一样称呼她，当然会涌上许多记忆吧。  
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事呢？是一段幸福的故事吗？还是说是一个苦涩的过去呢？  
志贵吐了吐舌头，吻了我一下。  
“晚安，爸爸。”  
说完，便转过身去闭上了眼睛。  
“嗯，晚安……”  
我也闭上了眼睛。  
末班车似乎已经开走了，不再有电车声传来。一片黑暗、寂静无声，今天发生的一切都让我无比疲惫，很快便沉入了睡眠。  
醒来后，还是会在这里吗？亦或者，我又会前往一个新的世界呢？睡着之前，我这样想道。



醒来后，我迎来了2018年的第二天。

本想着自己能就此回到2007年也说不定。之前回到10年前，便已经是十分不合常理的事了。在什么条件、什么时间穿越时空，并非我可以控制的。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完全无从知晓。

“今天又会发生什么呢.....”

头还是有些昏。志贵好像早就已经起床准备早餐了。客厅里传来真希的笑声以及电视的声音。

“得赶紧去公司才行。”

我摇摇头，赶走了残留的睡意。

我从床上起身，肩膀和腰部，传来了熟悉的疼痛。

“哎，不会吧？”

昨天因为太累了所以完全没有意识到。疲劳导致的腰酸背痛早就已经侵蚀了这具身体。

从19岁一下子变到30岁，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因为我之前还是青春鼎盛的19岁，一下子还是难以适应。

“没有必要在这里也留下岁月的痕迹吧.....”

我怀念地揉着自己的肩膀和腰，向客厅走去。

“啊，爸爸！早安！”

门一打开，真希便抱了上来。

“早安。真希已经准备要去学校了吗？”

真希露出了奇怪的神情：

“学校要到八点才上课，还不需要准备啊~”

“真希是为了要送最喜欢的爸爸出门哦~”

厨房里传来了志贵的声音。

“嗯！就是这样~”

真希也点了点头，又抱了上来。

（哇啊.....）

虽然不过是昨天才认识，我却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孩子。

我没有什么结婚的实感，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入父的实感。可是，一想到这么可爱的孩子将来会嫁给别人离开自己，我便理解了世间父亲们的痛苦。

（过一段时间，便不会和爸爸一起洗澡，衣服也不愿意和爸爸的一起洗了吧.....）

虽然未来的事难以预料，但一想到这，我便感觉有些心痛。

早饭后，我换上衣服准备出门。

“那我去上班了。”

我对来玄关送我的母女俩说，穿上了鞋子。

“便当，给你。”

志贵不仅为我做了早饭，还有便当。菜品也是丰富，和只会泡泡面的那时候相比，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谢啦。真希等会路上也要小心哦。”

“是！”

真希蹦蹦跳跳地回答。

打开门，我朝电梯走去。

回过头，她们正站在门外向我招手。

我也笑着招了招手，想必还是有些不自然吧。

◇

走出公寓，前往车站。

虽然有地图，不至于迷路，可第一次看见的风景，还是激起了我的兴趣和不安。

“这里是公园啊。穿过这边就是近路，反方向是商店街……”

以前在关东一直都是住在埼玉，以前的一切都让我感到十分新鲜。

站前的书店兼游戏店里，贴着许多新作以及话题作的海报。

越多越多的漫画选择在网上发行。不知道的轻小说也多了起来。而且比起以前，恋爱喜剧的比重高了不少。

游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任天堂的新主机成为了热门话题，怪物猎人的最新作也在最近发行。

“说实话，真想好好调查一下。”

但是，现在得优先去公司才行。我现在连自己是什么人都不清楚，可没时间去沉迷游戏和书。

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书店，继续向车站走去。

靠近车站，店变得更多了。除老牌的餐饮店外，还有新近建成的商场。听说是几年前站前进行了再开发，地方变得漂亮了不少，给人的感觉也变了。

2007年的时候，街景肯定是完全不同吧。

从自家公寓，快步走6分钟，便是登户站。

“就是这吗？”

登户站中路线复杂，换乘的人很多，整个车站看起来也是十分壮观。

虽然距离通勤时间还早，但车站里已经挤满了人。

而我终于注意到一个事实。  
那是市中心的社畜们都不得不面对的地狱。

◇

怀念的满员电车，这份怀念瞬间就变成了痛苦。

“哇，东京的电车这么痛苦吗？”

在拥挤的急行电车中，连动都没法动一下。我也乘坐过大阪的满员电车，二者实在是没法相提并论。

昨天和河濑川电话之后，我便翻了自己的口袋和钱包，从里面找到了自己的名片。上面写着公司的名字。

在小田急线的代代木上原站下车，换乘千代田线前往明治神宫前站，再朝涉谷走一会便是目的地。

（公司的地方还挺不错的。）

和那个位置偏远、拖欠房租的杂居大楼简直是判若云泥。

不过，我还是不清楚自己如今的工作到底是什么。

（要是是个没有记忆也能做好的工作就好了……）

如果说这份工作要依靠我在这空白的十年里学到的知识和技术的话，要想适应工作恐怕会很辛苦。不想要因记忆丧失而被停职的话，大概要付出不小的努力。

电车到达代代木上原站时稍稍晚了一会，换乘的人群雪崩似的涌向了一旁的电车。

到达明治神宫前，走上地面。因为车站靠近原宿，周围都是些大学生。

“对了，我已经不再是学生了啊。”

我这才想起在这里我比他们要大十岁不止。

我带着岁月留下的腰酸背痛，顺着明治通朝涉谷方向走去。10年前绝对不会看到，到处都是手游的看板。

“还是不习惯啊……”

我看向昨晚下载试玩的热门手游的看板。

用惯了多功能手机，要想适应智能机和手游还需要时间。而且必须要快。

眼前是一个巨大的球型地标。这是我在地图上反复确认过的标志。

“啊，到了。”

崭新的沿街商业大厦。

占有十层楼半数以上的手游开发公司。

Attraction Point有限公司。这便是我在这里的公司了。

“前台是在五楼.....啊，不用去前台，直接去开发部就行了啊。”

按错了楼层，我连忙重新按了三楼。

Attraction Point即使在原来世界的2016年也是有名的游戏公司。在多功能手机的时代便推出了热门作品，之后在智能机时代也成功搭上了浪潮，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公司。虽然不算什么大公司，但也不存在破产之虞。

而我似乎便是这家公司的管理层。开发部第三娱乐课开发经理，完全看不懂这个头衔是什么意思，但既然带有经理，应该算是个重要职位吧。

到达三楼，眼前的是玻璃墙包裹的精致办公区。

“早.....哇！”

刷卡进入室内，和漂亮的外观不同，一个异样的空间摆在了我的眼前。无数桌子下，传来鼾声和呻吟。“\*点前不要叫我”，写在纸壳上的标记，无一不在述说着现场的惨烈。

“我休周末真的不要紧吗？”

穿过地狱，我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

开发区域很大，办公桌有数十之多。开发区分为几个办公区，中间用隔板隔开。

我所属的第三娱乐课，在入门右手边。里面一共有八张桌子，最里面那张，便是我的。

“太好了。这边看上去没什么问题。”

自己所在的区域还没有人来上班，大概也没有人需要留宿公司。刚才的地狱大概是濒临死线的团队吧。看着这熟悉的景象，我不禁感到有些怀念。

总之先坐下吧。

办公桌上，放着志贵和真希的照片。虽然是理所当然之事，当我还是感到有些违和。

“河濑川还没来吧.....？”

环顾一周，并没有发现她的存在。

我拿起联络簿，打算给她打个内线电话。

“啊，桥场先生！”

突然被人喊了名字，我抬起头。

一个大概二十四五岁、带着眼镜的年轻女子急忙朝我跑了过来。中间撞倒了好多箱子和文件，她只好再去急躁地收拾。

名牌上写着“森下美树”。看来这个冒冒失失的女孩子便是“森下小姐”了。



“那个，制作人叫您，请您快来大溪地一趟。”

“哎？现在？要去南国吗？”

我吃惊地回答，森下小姐鼓起脸颊：

“星期一早上就要麻烦您实在是万分抱歉！但我现在没空和您开玩笑，麻烦您快一点好吗！”

说着，又磕磕碰碰地朝入口跑去。

“什么啊，大溪地？啊……”

想起了什么，我看向内线电话表。

新公司经常不是用编号，而是用动物或者国家来给自己的会议室命名。

“原来如此……”

和我想的一样，电话表上写着大溪地、夏威夷等等南国岛屿的名字。

下到二楼，各个会议室门上贴着名牌，我从中寻找着大溪地。

敲了敲门，房内传来一个清冽的女声：

“请进。”

里面有刚才见到的森下小姐，以及一个身穿正装的短发女子。

和紧张的森下小姐相比，女子便显得从容多了，给人一种镇定自若的感觉。而这样的女子，我曾经见过一个。

因为变了发型的原因，我没有立刻认出来。但那认真的眼神和端丽的模样，和记忆中还是一模一样。

“河濑川……？”

我情不自禁地呼唤她。她叹了口气：

“抱歉，这么早把你叫过来。我这边稍微遇到点麻烦。”

说着，她把文件放在桌上整了整。

（她还是这么漂亮啊。）

虽然在学生时代河濑川便已经是美人了，但没想到如今依然是不逊当年。毋宁说，几丝岁月的痕迹让她显得更加美丽。

明明和自己算是同龄，但她看上去要更加沉稳，甚至让我感到一丝压迫感。从学生时代起便不断奋斗的她，之后想必也没有什么改变吧。

“怎么啦，一直看我？”

“没…没什么，继续说吧。”

“是吗？那么……”





河濑川毫不萦怀地说起了事情的原委。  
清晨的大溪地（会议室）里，响起了她清澈的声音。



听过事件经过，两小时后，我和森下小姐搭上了地铁。

“对不起，突然这样拜托您。”

旁边的女子从刚才起就一直垂头丧气的。

“别在意。我会尽力帮忙的。”

“谢谢，果然和河濑川小姐说的一样。”

她露出了安心的神情。

“河濑川她说了什么？”

“嗯。她说只要交给桥场先生就可以放心了。我一直都慌慌张张的，所以经常挨河濑川小姐骂。”

看她的样子就能猜个大概了。

不过，看来这个世界的我深受河濑川信任啊。

“那个，桥场先生.....和制作人是大学同学是吗？”

河濑川是制作人吗？确实是挺适合的，但没想到她不是在创作的第一线啊。

“是啊。我们一直在一起搞影像创作。”

“哎，关系很好啊。”

“嗯，算是吧.....”

那样子不好说该不该算“关系很好”，不过我们之间确实是相知相助的关系。

“那个.....果然两位曾经交往过.....是吗？”

这孩子问的问题太可怕了吧！

“肯...肯定是没有啦，只是朋友关系。”

“是这样吗？因为您夫人也和您是同学，我还以为.....”

“这样啊.....”

确实，既然和同学的志贵结婚了的话，那么会认为我和河濑川之间也发生过什么也是十分正常的事。

不过现在的我没有记忆。我和河濑川之间应该.....没有什么吧？

车内的显示屏上，显示出池袋的站名。

“下一站就是了吧，准备下车吧。”

“啊，好的好的。”

森下小姐点点头站了起来，我也随之起身。

我也曾在埼玉的游戏公司干过，在东京，池袋对我来说也是个熟悉的地方了.....

但在这个睽违一年之久的东京，我却没有找到什么熟悉的地方。那是我人生中一段黑暗的时光，即使不算那个，我也没生出什么感慨。

东京真大啊。只是这样。

在池袋下车，从西口出站。

“这边。记得是在公园拐弯然后直走……”

森下小姐看着手机地图，走错了一次又一次。

和有着阳光城、乙女路的东口不同，西口是一条酒吧街，没有什么宅的气息。我感到有些惴惴不安。

“啊，到了！就是这里。”

警署旁，有一座十几层楼高的公寓。

虽然不是超高层公寓，但看上去十分高级豪华。周围的树木修剪得十分整齐，好像是园林一样。

“住在这种地方，真是厉害啊。”

“因为是大人气作家啊……这种公寓光是月租就能把我的工资花光了。”

到了门口的内线电话前，森下小姐一下就不动了。

“那个……”

她欲言又止地看向我。

“嗯，接下来就交给我吧。”

“对不起……”

和全无自信的她交换，我按响了门铃。

冰冷的电子音响起，不久，

“你好。”

懒散的女声从话筒中传来。

“我是刚才邮件联系过的Attraction Point的桥场……”

我刚打过招呼，

“啊，桥场先生，等一下！我这就开门~”

声音听起来格外亲切，公寓的大门静静开了。

“这样就行了？”

我扭过头，看向森下小姐。

“唉……果然还是桥场先生厉害啊。”

她叹了口气，皱起眉毛。

穿过大门，进入公寓。

“但是，您是怎么知道这种方法的？”

看着她不可思议地样子，我仔细地开始说明：

“要是突然按门铃的话，很可能没有做好迎接的准备，而且给人解释也很麻烦，所以干脆就装作不在家，这种事很常见吧？”

人们对于不速之客总是下意识拒绝的。

“是啊，老师就经常装作不在。”

森下小姐对此似乎有些愤慨。

“所以，要先给对方发邮件才行。在SNS上确认了对方在家之后，就发邮件说：‘我现在就在老师家门前，可以到您家拜访一下吗？’”

“哎，可是您刚才不是30分钟前发的邮件吗？”

“毕竟她也需要化妆和装备吧。”

森下小姐露出一副了然于心的模样。

“所以要先给对方发邮件，让对方在准备的时候同时做好心理上的准备。给她你没有生气的印象，这样见到对方的几率会高得多。”

森下小姐佩服地点着头。

成功率并非是100%，不过在对方感到抗拒和反感时，要首先向她表示自己没有敌意。

“好厉害。桥场先生之前是不是做过侦探啊？”

“没有啦，只是一个普通的总监罢了。”

.....说起来，在美少女游戏业界，人员逃跑或者联系不上也是常有的事，我对这些手段也就自然而然地熟悉起来了。

要是可以的话，我也不想有这方面的知识啊。

“只靠这些就能解决真是太好了。”

“只靠这些？”

“虽然说不敢触犯法律，但有时候需要用一些更过分的手段啊.....”

看着平静诉说的我，森下小姐打了个寒战。

先通过电表调查对方是否在家，然后在她家附近的家庭餐厅挨个搜查.....说起来真的挺像侦探啊。

◇

乘电梯上到顶楼，我们在家门前再次按响了门铃。

“来啦，稍等一下。”

对讲机响起，屋内也传来了脚步声。

“让你久等啦！”

开门的，是一个看上去只有20出头的年轻女子。时间已到了五月份，她却穿着红色的吊打衫和短裙，看上去有些单薄，更有些煽情。

头发染成金色，手上戴着银饰，是我至今身边没有见过的类型。

我露出了有些吃惊的神色。

“桥场先生，欢迎光.....咦？”

她笑着，叫了我的名字。接着，便露出有些难堪的表情，避开了视线：

“森下小姐.....也来了啊。”

“.....御法老师，好久不见。我可是找你找了一周了哦。”

她的声音简直就像是地狱的哀嚎似的。

“哈.....哈哈哈，那个.....”

和其华丽的外观不同，人气画师御法彩花挠了挠头发，抱歉地低下了头。

御法彩花。真名：斋川美乃梨。她是个关注数20万以上的超人气画师。

她之前也担当过美少女游戏的原画以及轻小说的插图，三年前她担当的每个手游角色受到普遍欢迎，并通过动画化一下子活了起来。

这个情报，我是刚刚才从会议室里知道的。在原来的世界里好像并没有这个人。不，说不定是有的，只不过我不知道罢了。

关注数20万以上的话，我应该至少会知道名字或者看过她的画才对。

既然没有，那就说明在原来的世界她并没有这么大的名气吧。

可是，她却是这个世界的名人。

齿轮错位造成的结果吧.....

“那个，我真的不是有意的啦。”

进入房间，我和森下小姐听她说起了借口。

我们带来的马卡龙和她准备的红茶没有任何人去碰。我们坐在桌子两边开始了交谈。

“人都是低潮期的吧，有的时候即便怎么努力也画不出好的作品。”

不同于她夸张的外表，她其实是一个十分温柔的人。根据资料，因为她这种温柔的性格，绘画直播人气很高，在谈话活动中也很受欢迎。

Attraction Point有数条工作线，其中一部作品便是由御法彩花担任主要角色设计。因为使用了超人气画师，作品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但是，其代价也早早地显露了出来。

她动笔太慢了。

入社三年的森下美树因此变得十分被动，心力交瘁。走投无路之下只好和上司河濑川商量，然后就找上了我.....就是这么一回事。

是的。我今天的任务便是——和御法彩花对话，推动她的工作进度。

“所以说呢，变成这样我就什么都不想做了，也不想和人说话。能理解吗？可以理解吧？”

面对滔滔不绝的彩花，森下小姐说道：

“可以理解。我明白画师老师会有这样的时期，也完全可以理解。”

“是吗，太好了.....”

“可是！”



森下小姐的口气严肃了起来。

“最起码...最起码要和我们这边说一声吧。电话不接，内线电话也不通，这样我们根本没法应对啊，害得我胃好痛。”

这是森下小姐内心的呐喊。

“嗯，嗯.....抱歉。”

彩花老师看起来想要快速摆脱现在的处境。

“呜~~”

森下小姐瞪向彩花的眼神变得更加凶狠了，这点我也可以理解啦。

不管怎么说，电话不接、音信全无确实是她的错，也只能用自己职业的特殊性来为自己辩护了。

可是，除此之外她也就只能道歉了，也没法做出其他辩解。

森下小姐叹了口气：

“我知道了。既然老师您也道歉了，那今天就这样吧。等您状态恢复的时候我再上门.....”

见对方退了一步，彩花连连点头。

“嗯，嗯，那下次再见，下次我会好好联系的。”

我的职责只有把森下小姐带进门而已。之后的事，相较于一无所知的我，最好还是委托参与项目的森下小姐。

不应该多管闲事，可是.....

“老师.....”

我向彩花抛出了疑问。

看着至今为止的工作资料，我说：

“新角色设计预定要在2月底交稿，可现在都过了黄金周了。您还是第一次花这么多时间吧。”

彩花的表情一下就变了。

“那个.....桥场先生？”

森下小姐也露出了困惑的表情，但我毫不在意地继续说“

“之前的工作进展的还都是比较顺利，但到了新角色设计的时候明显停滞了下来。这应该不单单是时间的问题吧.....不是吗？”

我和彩花认真地对视着，场面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或许这种事并不该说。或许到此为止，日后再谈会比较好。

但我觉得无视这个问题是十分危险的。都已经进入音信全无的阶段了。虽然对方看上去没有什么异常，但这可能只是她的演技罢了。

既然如此，我就得好好问问她了。这样工作才能进展下去。

“呜.....”

彩花露出了苦涩的表情，深吸了一口气，下定了决心：

“果然骗不过桥场先生啊。”

她苦笑着说。

“我已经.....没有什么想画的东西了。”

森下小姐露出了震惊的神色：

“哎，那个，就是说.....您打算放弃绘画，是吗？”

“我正在考虑。”

“那，那个，不是还有目标吗？动画化呀，舞台化呀，这次不是终于打算出剧场版了吗？”

“已经全部都做了啊。”

无从下手。

“老师不是还有很多粉丝吗？您不能为了粉丝继续画下去吗？”

非常正当的理由。





可是彩花却说：

“当然，我很感谢那些粉丝。可是那和我画画的意愿是两回事。”

“怎么会……”

“与其说是没有干劲，不如说我连该怎么下笔都不知道了。”

彩花笑了，寂寞的笑。

“坐在桌前拿起数位笔，看看画面，看看天花板，，闭上眼，睁开眼，又或者拿起画笔，什么都尝试过了……但还是不行。”

森下小姐沉默了。她恐怕也没想到，彩花的情况竟然会这么严重吧。而我依然保持着冷静。在原来的世界，我也对顶尖作家们的孤独心态略有耳闻。如果有对手的话还可以相互切磋继续努力，但要是站到顶点就会燃烧殆尽。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我有解决之法。只不过是出所料罢了。

（就没有什么突破口吗？）

好不容易获得许可进行了对话，要是就这样结束的话，森下小姐和彩花都太可怜了。

这种时候，肯定有什么我能做到的事吧。

我环顾四周。

3LDK的公寓，看上去相当宽敞。

墙面和家具全都是白色基调，或许是由于其认真的性格。地板和书架都整理得十分整洁。

里面是工作区域。由于有时也会用画笔绘画，所以有一张放着复写台和彩笔的桌子，和另一张放置着大型液晶显示屏的桌子并排放在一起。

不知不觉，目光被屏幕吸引了。

“咦，这张画是？”

起身，走近屏幕。

“啊，那个才画到一半，因为太羞耻了，还没有拿给别人看……”

彩花似乎打算阻止我，但我还是看了过去。

“这是……”

那是一张风景画。

一片芒草中，一个身穿连衣裙和开襟衫的少女面向屏幕含羞一笑。逆光感的阳光和笼罩少女全身的温暖橙色很美，水彩风格也和这张画十分契合。

在从公司过来之前，我看过彩花的代表性作品。但是其中并没有这类风格的绘画。

“画得真好。”

“哎？”

听了我的话，彩花露出意外的神情。

“这张画真好。虽然和以前的画风格不同，但却没有丝毫稚嫩的感觉。内容和风格也十分契合，说实话，我被感动了。”

这并非奉承，句句发自肺腑。

因为我不是专业人士，所以我没法做出色彩、素描等专业评价。可是，这幅画毋庸置疑有一种吸引人的力量。

而且，我见过这幅画，不，是见过和这幅画感觉很像的画，可是一时之间记不过来了。

彩花脸色一下子亮了起来：

“哇，我好高兴！桥场先生真的喜欢这幅画吗？”

“嗯，我很喜欢。”

“太好了！这幅画是我用自己最开始画画时的风格画的。因为有些迷茫，所以想要试试回归起点。”

这样啊，所以才会和之前的风格不同吧。

“这是模仿的我当时喜欢的画师的风格。我真的很喜欢那个画师。”

彩花的眼睛闪闪发光，像是个孩子似的。

看来她真的很憧憬那个画师。

“这张画可以送给我吗？”

“当然可以！等我完成就第一个送给你！”

彩花高兴得好像要跳起来似的。

“我可能又有干劲了！”

她开心地对森下小姐说。

“哎，真的吗，老师！”

“虽然没法立刻恢复精神，不过我想要试着努力看看……这次可不能再半途而废了，我们先预定一下下次的会面吧。”

“好…好的！我要拿一下手账，请稍微等我一下。”

森下小姐从包中拿出手账，以将其撕破的其实翻开了来。

我偷偷看向彩花。

她露出了十分怀念表情。



“真——的是太感谢您了！”

返程的电车上，森下小姐再次向我低下了头，再无来时那种垂头丧气的感觉。

“好像没法马上去画，这样就行了吗？”

“可以了，一直都模糊其词的老师终于定下了明确的日期，这已经是个巨大成功了。”

她们之前的对话交流一定十分不顺利吧。

对于集体作业而言，未知的延迟是最可怕的东西。即便是长期延迟，只要知道具体时间的话还可以设法补救。

就这点而言，确实算是进步了吧。

“老师的画虽然很棒，但是不想画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无能为力了……”

森下小姐露出了黯然的神色。

“确实是很好的画啊。”

不论是在电车上看到的还是在现场看到的，她的画都相当出色，难怪会大受欢迎。

这样，我就更加在意，为何在我原来世界的2016年我竟然不知道她的名字。

（或许是时机的因素吧。）

即便是画技高超，由于选题或是工作关注度等原因，很多画师一直都处在默默无闻的状态。

“托您的福，终于定下了下次的会面。”

“是啊，总之问题是解决了吧……”

我还有一件十分在意的事情。

不论是河濑川还是森下小姐，都将我看作是和彩花的交涉材料，这说明我和她应该是有一定的交往。

而且，从我按响门铃后她开门的反应来看，我们之间应该还十分熟悉。

中间到底发生过什么呢？

“说起来，那孩子和我之前一起……”

我正要开口询问，森下小姐的手机响了。

“啊，抱歉。是公司的电话……喂喂，社长！”

“社长……？”

看来，这个话题只能留待以后了。

“对，对。桥场先生……对，已经预约好了，而且……我现在正要回去，是，辛苦您啦。”

电话果然很长，我也失去了询问彩花事项的时机。

◇

刚到公司，森下小姐就长叹了一口气。

“那个，桥场先生。”

“嗯？”

“社长可能会说些不着调的话，千万不要在意啊。”

“哎，不只是做下报告吗？发生了什么不妙的事吗？”

“没有啦，只是社长对您的期待很高。”

我不明所以地歪了歪头。

“没事啦。总之不管他说什么……”

一打开开发室的门，便传来一个巨大的声音：

“桥场君！这样不行吧。为什么不像之前一样，说服到她画画为止啊！”

他抓住我的肩膀，前后摇了起来。

“那个……”

“因为只要拜托你事情基本就能解决，所以只要和作家们发生问题，不都是找你解决的吗，拜托了啦！”

披肩的长发，衬衣露出胸口，身上披着一件刺眼的红色夹克。

看上去十分轻浮。声音高亢。这就是人们平常说的花花公子吧？在他身上完全看不见沉稳的气质。

（这就是社长吗……）

森下小姐自暴自弃地叹了口气。看向周围，开发部的大家也都冷眼看向这边。

“那个，社长，就像刚才在电话里说的，托桥场先生的福，已经定下了下次的会面。”

森下小姐想要帮我进行开脱。

“但是还是没拿到新角色的设计不是吗？这样不就没上马上止损了吗！”



好像没什么效果啊。

“所以，得尽早拿到手才行啊！那个企划要是没有御法彩花的话就完蛋了啊！”

随心所欲地大发意见之后，社长便离开了。

只留下一声叹息和微微的苦笑。看来，这个项目的前景并不明朗啊。

社长离开后，为了报告，我前往河濑川的办公室。

听见我的呼唤，她停下了键盘上的手，看向我。

“对不起，麻烦了你这么多结果还让你碰见这种事。”

她一上来就向我道歉了。

“别在意啦，我早就习惯和这种人打交道了。”

说起来，我之前制作美少女游戏的时候，也遇见过很多这类上司。而且还有的人更加过分，相较之下社长或许还不算太差。

“虽然他现在这样，但之前游戏没火起来的时候，也还算是个正经人。石金钱扭曲了他的个性吧。”

河濑川叹了口气。

“要是以前的话，我还能和社长针锋相对，可惜现在却没有这个气力了。是我年纪大了吧？”

“才没有呢，真不像你啊。”

“也只有你会这么说啦。”

她苦笑着，再次看向电脑屏幕。

“我都听森下小姐说了。谢谢你。”

看来是收到了状况报告的邮件，她好像已经掌握了御法彩花的现状以及之后的预定。

“不过，看来还是会花些时间啊……”

“没事啦。对这件事而言，已经算是巨大进步了。”

她看上去有些疲惫。想想来时看到的开发室中的惨状，她应该也是相当辛苦吧。

离开河濑川的座位，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途中我想了许多。

除了彩花的事以外，她也还有许多事需要帮助吧。但是，明明不知该做些什么，胡乱行动也只会添乱吧。

（得先了解情况才行啊。）

坐到座位上，打开陌生的电脑。

我首先打开了浏览器里的日程服务。

“我的话肯定会把东西都记在上面……有了。”

如我所料。我看向我的日程列表，上面记录着我每天要做的工作。

就这样，我慢慢找回了自己作为一个社会人的感觉。

“主要就是和外面的商谈以及检查啊。好……”

总之就先做好手头的工作吧。

“看看具体工作好了。”

谜一样的标题以及成堆的文件。

要一个个去检查吗？想到这我的干劲一下子就消失了。

“呜……”

大量的企划书和设定必须要好好记住……

公司的组成以及大概系统更是必须要事先了解。

看来必须要想办法减少工作量才行。

可是，我现在也想不到什么具体的办法。

“那个，桥场先生。”

忙完事情的森下小姐找到我，低下了头。

“今天真是太谢谢您啦。那个，要是有什么我能做的事的话……”

我堵住了她的话。

“那，现在可以吗？”

“哎，哎？”

征得了森下小姐对我突然要求的同意后，我立刻预约了一个小会议室。



“实际上，周末的时候发生了一起麻烦事。”

一进入会议室，我就小声对森下小姐说。

“和家人一起出门的时候，因为我玩得太过分了，结果脑袋撞倒了树上。”

“哎！？您没事吧？”

森下小姐一下子就担心了起来。

……故事的设定还是有些太假了吧？就这样吧。

“然后，找医生看了之后，既没有外伤也没有内出血。”

“那，那真是太好了。”

森下小姐露出了安心的表情。这孩子表情变来变去的，真有意思啊。

“不过，麻烦的在后头呢。”

“咦，到底是什么啊？”

这次又露出了疑惑的神情。

“我出现了短暂失忆，对工作也产生了影响。”

“怎，怎么会！那不是出大事了吗……！”

她露出了世界末日的神情。

“不能告诉别人哦，就是河濑川也不行。”

“是，是！我不会说的！”

看来这个世界的我相当受信赖啊……

“虽然医生说过一段时间应该就会恢复了，不过我想先想起来工作的事。所以我想请森下小姐帮忙。”

“需…需要我吗？”

“对，下面我会问你一些问题，请你告诉我你知道的事情，主要是关于公司里我的问题。”

森下小姐用力点了点头。

“我知道了！我会努力回忆的！”

她认真地说。真是个好女孩啊。

虽然这个借口错漏百出，但总算是给自己找了一个理由。

“首先，是关于我在公司中的立场……”

我想先了解自己是怎样来到这家公司的。看来，我并非是大学一毕业便进来，而是中途转入的。

3年前转入，职位是总监。之前据我自己说也是同业界的其他公司，具体不明。

“好像是美少女游戏公司还是什么的，抱歉，我记不太清了。”

差不多也就是这类吧。

“想起来了再告诉我吧。那下一个问题。”

第三娱乐课是公司的王牌部门，负责手游的研发。部门采用由数人组成一个团队的形式，内部共有四个团队，而我则是被称为“桥场组”的B组的组长。

“桥场先生的团队的最大特点就是能够保证进展顺利。沟通顺畅，日程表也比较轻松，而且每次都可以保证作品的收益。”

顺利地拿到及格点，果然是我的队伍啊。

“然后，河濑川就是课长啊。”

河濑川是第三娱乐课的课长，兼任王牌的A组组长。

现在担任即将上线的大型手游的制作人，同时要监管四个队伍的进展情况。

“任务艰巨啊。”

我坦诚说道。

“是啊，说实话我有点担心……”

森下小姐也点了点头。

河濑川比我来公司要早。

她还是一如既往地富有才敢，然后顺利地出人头地了。

“肩上的担子太重，很明显积攒了许多疲惫。”

直属助手的森下小姐对此感到十分担心。

“然后再加上彩花小姐的事情。因为不想要再继续增加她的负担，所以我才想要找您帮忙。”

考虑到河濑川的性格，她肯定尽可能不想麻烦我吧。她听取了森下小姐的建议，看来情况真的是十分紧急了。

“我知道了。谢谢，以后说不定还要和你商量，到时候就拜托你啦。”

“您太客气了！那我就先走一步。”

森下小姐又跌跌撞撞地回到了开发室。

现状已经清楚了。接着便要考虑下一步的措施了。

“我想知道更多我个人的事啊……”

桌子上摆着陌生的家族照。

这个就没法去询问别人了，看来会十分困难。



傍晚六点过后，我已经坐上了回程的电车。

这主要是因为我所在的队伍还处于开发的准备阶段。等到了忙的时候，恐怕就得在公司里留宿了。

无论如何，时间充裕总是一件好事。这样我就有空闲来对我未知的事进行调查了。

（芳文社的漫画出手游了啊……哎，去年的春季番里，这个动画这么受欢迎啊？）

由于兴趣原因，我甚至开始看起了毫不相关的东西。

关于这点，现在的时代要便利许多。大部分事都能靠手机解决。通过看自己的搜索记录以及其他应用的历史记录，也能大概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

只要看看LINE的聊天记录，就能知道自己最近都在和谁交流。而工作以及个人文件也都可以在Dropbox上查看。

我认识到，这十年间，我的个人情报基本上都能在云端找到。

LINE上和朋友聊天的话题基本上都变成了身体情况以及孩子的事。

之前的话聊的还都是游戏、轻小说、动画啊，看着这些正骨、吃药的话题，我不禁感到有些寂寞。

（别神伤了……）

打起精神，我看起了动画情报网站。

（下一季的新番有……哇！）

正要在搜索栏里输入文字的时候，大量乘客涌入让我失去了操作手机的空间。

“不能对通勤想想办法吗……”

只有这个，哪怕过了十年，也没有任何改善。

回到家后，我继续展开调查。

在这一年里，也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直播业发展迅速，虚拟货币也渐渐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

只相隔一年，我就有了烂柯之感，要是个2007年的人的话，肯定直接就吓坏了吧。

和那时相比，许多人都变得大不相同了。有的人工作发生了变化，也涌出许多新的天才。

不过，最令人吃惊的还是美少女游戏的变化吧。原本少受关注的从业者们，这十年间走上了大众台前。

“哦哦，鬼哭街的作者去写魔法少女动画了啊，哎，角色设计竟然是向阳素描的作者啊啊啊啊啊啊！”

我想象了一下火川那家伙会说什么。肯定会比我想象的还要惊讶吧。

而且，美少女游戏等实验作品的发布平台已经变成了免费游戏、手机应用，以及Steam等下载贩售网站。并且制作者也不只是日本人，还有许多海外开发的作品。

一言以蔽之，世界变得前所未有地宽广起来。

我继续痴迷地搜集着情报。

“爸爸。”

我回过神，看向说话的人。

“不是说好了吃饭的时候不能看手机吗？这样不行哦~”

“不行哦~”

“对，对不起。”

一不小心就入迷了。我关掉电源，把手机放到了碰不到的地方。

“好了，真希，好好吃饭吧。”

“好~”

身边，充满了幸福的要素。

虽然开始时充满了违和感，但我也渐渐地习惯了起来。我开始觉得，这样的生活也挺不错的。毕竟，有喜欢的人陪在身边，而且还要安定的工作。又有谁会拒绝呢？

所以，我想快些了解这个世界，让自己安定下来。

“工作很累吗？”

“没有，只是看了看企划的事。”

“啊……这样啊。”

我没法告诉志贵，我是因为没有记忆所以要进行调查，所以也只好糊弄过去了。

电视上放着东京奥运会的新闻。因为日期渐渐临近，所以这类报道也开始多了起来。

“还有两年啊。Comike的工作人员们要辛苦了。”

志贵说。

“对了，志贵申请夏季Comike了吗？还得先找好售货员才行。”

平常的对话。

对我来说，志贵和绘画是联系在一起的，从没想过会发生改变。

就好像是问晚饭吃什么一样。

这个世界里既然有志野亚贵，那自然也会有秋岛志野，她会继续画出许许多多的作品。毋庸置疑。

——所以

“爸...恭也...君.....你说什么啊？”

“我不是早就放弃了吗，画画。”

充满冲击力的发言，我没能理解。

“哎.....”

我不由自主站了起来。

“哎.....哎！？”

看着惊讶的我，志贵也露出一副吃惊的表情。

“为...为什么.....”

志贵沉默了。接着，露出了温柔、悲伤的表情。

眨眨眼睛。温柔地摸着真希的头，说：

“已经没有什么想要画的东西了.....”

像是已经说过无数遍似的，悲伤的话语。

电视上还放着奥运会的新闻。关联着，还提起了5月份特别举办的Comike的话题。主持人列举着各个画师们的作品，志贵的作品应该也位列其中.....可是，没有。

“没有想画的东西.....”

我无力地坐下。没有回应担心的志贵，脑中充满了疑问。

温暖的世界，瞬间坠入冰窟。

## 第二章 原来如此

2018年的一周很快就过去了。

我理所当然地去公司上班，和家人一起度过每一天。记住了车站周围的景象，也熟悉了下车后的上班路线。

“恭也君.....过来。”

我顺从地靠向志贵。她自然地伸开双手，将我拥入怀中。

“啾，啾.....嗯.....恭也君.....”

“嗯，嗯嗯.....”

但是，一到夜里，我便变得无比地恐惧和不安。

突然发现了她的秘密。这个打击给我带来了无限的烦恼。

而且，讽刺的是，让我能够安心睡眠的，就是始作俑者的她。

“恭也君，抱紧我。”

她在耳边呢喃，甘美的声音。

我明明夺走了她最重要的东西。

“嗯.....”

可是，对在这个世界里孤身一人的我而言，她是唯一的救赎，给予我安慰。

“嗯.....恭也君，恭也君.....”

她满怀爱意地呼唤着我的名字。

“志贵.....”

我也珍惜地唤着她的名字。

这并不是什么淫靡的活动，我们只是相拥在一起罢了。

可是，我心中的罪恶感依然挥之不去。

志贵用湿润的眼神问我：

“那个，今天也.....不做吗？”

嘴巴微微张开，袒露出丰满的胸部，我也很想和她结合在一起。

可是，我做不到.....

“嗯.....这样就好，感觉很温暖。”

我抚摸着志贵丰腴温柔的后背。指尖传来她身体的热量，抚慰着我的寒冷和悲哀。

志贵抱着我的头，埋入自己的胸口。

“嗯.....志贵.....”



浴后的甜香和身体的温度浸透我的全身。大脑融化，我一下失去了思考能力。

“有什么烦恼吗？”

她温柔地摸着我的头，我多想把一切都告诉她。

“嗯……工作上的事……”

我止住了这个想法，说出了一个谎言。

“这样啊……恭也君一直都很忙啊。”

这个世界里，工作肯定占用了我大多数的时间吧。有烦恼也是理所当然，这是谎言，可也不是谎言。

可是，对现在的我而言，有比工作更加深刻的烦恼。

“别担心了。我会这样一直抱着你的。”

感受着志贵的抚慰，我不禁发出几声低吟。

她的温暖和温柔，让一切不安和恐怖都平静了下来。

我明明没有这样的资格。

可是我没法拒绝她的温柔。

“志贵……”

我不禁开口。

“嗯……怎么啦？”

她温柔的声音，沁入我的颅内。

“那个……”

我想问她。想问她为什么要放弃画画，到底是怀着怎样的心情。

可是，我问不出口。她说自己放弃画画的时候，看上去实在是过于悲伤。我实在不忍心再看到她的那个表情。

而且，如果原因在我的话，她肯定会避而不谈吧。就算她说这都是自己的责任，我肯定也不会相信吧。

时间流逝，真相只存在于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红线中。

“没事……”

我将脸深深埋入她的胸口，温柔的触感包裹着罪孽的我。

“这样啊……”

她没有追问。

看上去十分习惯。她或许早已习惯了照顾这个有着难言之隐的卑劣的我。

我既不知道自己的罪孽，也不知该如何偿还。只是沉醉在她的温柔之中。



我在这个世界迎来了第二个周日。

“爸爸，陪我玩吧。”

我躺在客厅里，我的独生女拉着我的衣角催促着我陪她玩耍。里面，志贵哼着歌清洗着餐具。和一周前一样，春夏之交的温暖日常。

“嗯？呜，让我先睡一下……”

夜里一直没有睡好，周末也这样浑浑噩噩地度过了。我想起了之前在美少女游戏公司的时候，在周末里一个劲睡觉和打游戏的事。

可是，我现在却不能那样了。我有了责任，有了要珍惜的人。

“真希，爸爸很累，不可以任性哦。”

志贵温柔地提醒真希。感激不尽，我现在完全不想动。

“哼，真没意思。”

真希看上去很不开心，我本以为她会敲桌子表示不满，结果，她拿起了桌上放着的小熊。

“呀！”

像是要发散不满，真希将小熊狠狠扔到了墙上。

咚，闷闷的声响，小熊撞到墙上，掉到了地上。

这个瞬间。

“真希！你这样不行哦！”

我第一次听到志贵说出这么严厉的话。

真希（和我）吓了一跳。

“快，向小熊道歉！”

志贵捡起掉在地上的小熊，将它递到真希身前，再次严厉地说。

“对...对不起……”

真希看着小熊，声音颤抖着，乖巧地道歉。

志贵叹了口气，在真希面前蹲了下来。

“给你说哦，真希。”

还是那个一如既往温柔的志贵。

“不管是小熊还是什么，只要是做出来的东西，里面都住着神哦。”

“神？”

真希认真地看向志贵。

“对啊。神是很珍惜这些东西的。神要是看到真希乱丢东西，会怎么想呢？”

听了志贵的话，真希露出了难过的表情。

“会感到痛，会很难过吧……”

“是啊。所以必须要温柔对待它们哦。知道了吗？”

真希用力点了点头。志贵温柔地抚摸着志贵的头。

（志贵……）

我眼前的这个人，毫无疑问就是志贵。在福岡西部长大，和我上同一所大学，和我一起度过了漫长的时间。

可是，她和大学时候相比，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对作品的敬意和温柔的氛围没变，可是，我能明显看到她心中对某样东西的不舍。

志贵竟然会放弃画画。

明明志贵就是为了画画而存在的。

她以前就是这么说的。可是，她却抛弃了这样的自己。“已经没有想画的东西了。”因为这个难解而残酷的理由。

给了这个不知是现实还是虚幻的世界以现实感的，正是我卑鄙的后果。

恐怕，不，肯定。她画不出来的理由，便在我的身上。

可是，我对此无能为力。只能这样陪在放弃了绘画的她的身边。

要不要再试着画一下，不可能说出口。

放弃绘画，对她而言恐怕就像是割裂自己一样痛苦吧。

这里，有着温暖的日常。

但已经没有了过去的我们。

这肯定.....



“早，桥场。”

周一早上。我出地铁站的时候，听到有人在叫我。

“河濑川，早。”

身旁，是身穿工装的河濑川。

从头到脚，都收拾得十分整洁。之前她就是个注重仪表的女孩，看来踏入社会后，她的这一点也变得更加明显了。

“今天倒是正常时间上班啊。”

“你说什么呢？”

河濑川摇了摇头。

“昨天一直干到深夜，只是回去换身衣服洗了个澡罢了。只是恰巧到了上班的时间而已。”

“这样啊.....辛苦你了。”

公司附近有一家24小时营业的洗浴中心，附近的业界工作者们基本都受过它的照顾。

进入开发的繁忙期以来，河濑川就变成了它的常客。深夜的时候时时能看到河濑川浴后慵懒的模样，要是被她知道的话肯定会生气吧。

总之，她现在情况十分紧急。

……想想也是，她怎么会有时间回家呢？是我考虑不足。

“不，不过久违地回家泡了个澡，肯定也轻松一些了吧。”

“是啊。之前一直想在家里泡泡澡，可是太晚的话会吵到邻居，相比之下洗浴中心就轻松多了。要是没有岩盘浴、按摩和皮肤保养的话，我可能都不习惯了。”

看来河濑川很中意洗浴中心啊。

确实，要是去那么频繁的话，肯定会知道它的许多优点的。

“那里那么好啊。”

“说起来，你没怎么去过啊。很棒的哦。休闲区设施很丰富，最棒的还是里面的饭店，1000元的套餐里有炸鸡、毛豆还有啤酒……”

或许是因为自己刚才太激动而感到害羞，河濑川刻意地清了清嗓子。

“那种事无所谓啦！”

说着，她瞪了我一眼。

“你就好了，企划刚刚开始，还没到累的时候。”

如她所说，我们的团队现在还处在比较悠闲的时期。

“嗯，所以有需要我的地方我都会帮忙的，也会陪你商量的。”

“……你虽然这么说，可基本上不都不陪我说话吗？之前周日那种事，真的是好久没有过了。”

河濑川看上去竟然有些赌气。

要是以前的话，她会更强势地骂我“你这个大骗子！”吧。

现在的河濑川看上去弱势了许多，只是普通地回复罢了。

“说，说的是啊……对不起。”

虽然不知道在这个世界里我们之前是如何相处的，可是在公司内似乎是有些疏远，并不是十分亲密的关系。

“忘记不邀请我一起吃午餐，虽然我也能理解你有夫人做的便当所以不好邀请我啦。”

“对，对不起。”

确实，带便当的人基本上都会和同样带便当的人一起吃饭。

可是，毕竟我也是有妇之夫了，河濑川又是我过去的密友，也难免会下意识减少和她的接触了。

我也清楚，这多少有些意识过剩了。

“那这几天我们一起谈谈吧？好吗？”

“谢谢，我很开心。”

果然，河濑川也和以前的她不同了。



我们公司每周一都会有例行会议。在六人用的小会议室“夏威夷”里，我们桥场组聚在了一起。

“大家早。那我们开始吧。”

副组长岸田挨个指名各个组员，让他们发表本周的工作预定。

桥长租现在正在做本年末发布的新作准备工作。还处在集思广益的阶段，大家看上去也比较轻松。

本新作使用了许多有名的画师，当然也花费了大量预算。当然，我对这个企划一点印象都没有。

“还真是个盛大的企划啊。”

我对岸田说。

“是的，这都是因为桥场先生的调节能力。”

不是我的我看来真的十分活跃啊。

“我有做什么吗？”

“哈哈，虽然我们是会一笑而过啦，但最好不要在A组面前说哦。那边现在可以很不妙的。”

A组就是河濑川负责的那个组吧。

“毕竟到了忙的时候啊。”

到了最忙的时候，所有公司的开发人员们都会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河濑川组也是这样吧。

“是这样啦……御法彩花的事情，桥场先生也帮过忙吧。”

“嗯，怎么了？”

“除了那件事之外，还有的画师直接就联系不上了，糟透了。所以不得不决定削减预定的角色数量。受此影响，先行的剧本和游戏设计也要改，情况十分严重啊。”

单是听就知道是十分严重的状况。

“关于这点，由于桥场先生的事先协调，画师们都能够愉快地推进工作，也没发生什么明显问题。别的组可都十分羡慕我们啊。”

在这种情况下，我这种懵懂的模样确实可能被视为是对其他组的嘲讽吧。岸田说得对，还是不要招惹他们为好。

“河濑川小姐想必也很辛苦吧。交涉全都要由那个人负责，现场人员也不配合。”

想想也知道。河濑川的确是个越挫越勇的人，可是她并不擅长与他人协调配合。

她肯定是在勉强自己吧。

“可是，社长却说发布绝对不能延期，所以前段时间两个人狠狠吵了一架……怎么啦，桥场先生？表情那么严肃。”

“啊，没什么……谢谢你的情报。”

大家依然在各抒己见，我则是回忆起不久前在开发室里看到的河濑川的模样。

透过门缝，可以看见河濑川在一脸严肃地敲击着键盘。时不时还会叹气，会事情进展不顺利而抱头苦恼。

领导者总是孤独的，而且她也不擅长请人帮忙。最后只能靠洗浴中心来平复自己的心情。她肯定是相辛苦吧。

（河濑川……看上去很苦恼啊。）

过去的她时常动怒。

那是对周围不能按自己的要求行动的愤怒，可同时，也具备着自己可以出手解决问题的强大。

可是现在的她，即便是想要出手解决也无能为力。作为一个制作人，指挥官亲自下场只会造成现场混乱和士气低下。

收回心思，我聆听着年轻人们的意见。

“在这里让剧情告一段落，然后过一段时间再让五星角色出场怎么样？”

“不行，那样的话长草期就太长了，还是得让剧情连续起来才好。”

“可是，这样的话剧本的进度可能就会比较紧了。要问一问作家老师吗？”

“用支线剧情衔接怎么样？那个时候正好是圣诞节了。”

大家都根据情况认真地思考着，为了让游戏变得更加有趣而绞尽脑汁。大家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如此。没有作家一开始就想做出一部无聊劣质的烂作。谁都想做出的一部满分的作品。

但是，作品会因为他人的意见、时间金钱的情况以及本人的能力而逐渐劣化。集体作业中，这一点尤其明显。面对完成的游戏设计，大家会以这个不足那个不够等理由，给游戏附加上各种元素，让作品变成一个美的百衲衣。

结果，不知不觉间100分的作品只剩下了30分、40分，作者们被人为什么会做出这么烂的作品，被人烙上无能的烙印。而越是诚挚地面对玩家评价的作者，就越会堕入绝望的深渊。

找不到借口。自己也不过为了生存而身不由己罢了。

河濑川肯定很绝望吧。

志贵为什么会对未来失去了热情呢？

那时的集体，现在只剩我孤身一人。

这肯定是——

“——先生，桥场先生？”

我回过神来。我一直没有注意到有人在叫我。

“抱，抱歉，什么事？”

岸田笑了。

“在您这么累的时候还要打扰您，真是不好意思。主题曲的文件已经发到您了，您能抽空看一下吗？”

我这才注意到，大家已经离开会议室了。

“知道了，我会看的。”

说着，我也起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

回到座位上，我立即打开了聊天软件。

这个软件同时具有办公功能，我以前在美少女游戏公司时也经常使用。

点击下属发来的链接。

这次的作品面向的是十几到二十几岁的玩家群体。主题曲的也要从当前流行的歌手里挑选。

不久前，niconico还在歌曲发布方面独擅胜场。可是现在其他的视频网站也都渐渐火了起来，半数的候补歌手都是在其他平台发布新歌。

“这也是时代的发展吧……啊。”

打开第三个链接，我的眼睛被niconico的页面吸引住了。

知晓了志贵的现在，看到了河濑川的烦恼，我开始选择对一些东西视而不见。这一周来，虽然我完全有机会搜索，却没有去搜索那几个关键词。

我很痛苦。因为我隐隐约约知道，那后面藏着什么样的现实。

视频的关联视频里面。

“N@NA的视频……”

——一直都努力避开的名字。

虽然我早就想到了，却没有接触的名字。

我可以选择不看。现在接触到的现实，已经让我感到十分沉重。要是再看到什么的话，我肯定会不堪重负吧。

可是，直视现实是我的责任。

这是那个过去的未来。是被我改变的她们的未来。



再说得具体一点，这是我重制的未来。它.....就这般鲜明地摆在了我的面前。

“听一下吧.....”

我颤抖着手，打开了视频的链接。

眼前，便是现实。

播放量，5439。

评论数，32。

收藏数，126。

内容是最近的动画歌曲的翻唱。声音毫无疑问就是奈奈子。就算说是职业歌手，也没有人会反对吧。

可是，这个。

“这不是N@NA的歌声.....”

那个让我不断循环、给予我勇气的N@NA的歌声，确实和她很像。可是也只是相似罢了。

这是因为技术还是热情呢，我也不清楚。可是，这不过是“比业余水平稍好一点”罢了。

下面的评论也都在赞美她的歌唱水平。从收藏数比评论数更多，便可以看出大家对她的肯定。

可是，也只是这样而已。她没有达到更高的高度。

“过，过去的视频呢.....”

我挣扎着看向过去的视频，同样没有什么特色。而且，投稿数也很少。

过去的世界里，她曾经甚至被称作“日刊N@NA”。可是现在的她的投稿数甚至不到10个。

绝望的我，看到了一个新的链接。

“她有直播间.....？”

Nico生放送的直播间。

N@NA也曾建立过直播间，并时不时进行直播。

或许，她并非一个视频UP，而是一个主播也说不定。实际上，确实有的歌手相较于发布视频，在直播领域更加有名。

“这边的话，或许.....”

带着一丝希望，我点开了最近的直播。

“这里是和子爱丽。大家晚上好。”

是奈奈子。

我吓了一跳，她的样子基本上没变。

“哎呀，有三周没见了。今天正好有些时间，大家还好吗？我？我很好哦。今天也在琵琶湖畔为大家直播。”

时尚的装扮、可爱的笑容、平易的话语。

“她看起来过得不错……太好了。”

我情不自禁地说。

和视频的播放量一样，她直播间的关注数和观看人数也并不多，十分普通。

可是。

我的妄想很快就破灭了。

“很抱歉，今天有个坏消息要告诉大家。”

直播快结束时，奈奈子说：

“我打算放弃直播，今天的直播是最后一次了。”

突然的结束宣言。

“最后，一次……哎？”

三天前的直播，以奈奈子放弃直播和上传视频收尾。

“一直以来都支持我的大家，十分抱歉。该怎么说呢，我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要为什么要唱歌了。”

最后，她挥了挥手，直播结束了。

和志贵一样，她也……

“为什么要露出那个悲伤的表情啊……”

视频的最后，奈奈子笑了。

向一直以来支持她的少数观众，努力露出笑容。

可是，那个笑容在我眼里……是那样悲伤。

我不敢再看屏幕。

直播结束，屏幕漆黑一片。

我就这样呆呆地，看着空无一物的屏幕。



双腿发软。我到底是要去哪里呢？

霓虹灯晕开，化作刺眼的暴力。

天旋地转。身体向右，又向左，眼前的景象也随之旋转。

身体完全感觉不到疼痛。虽然我走路摇摇晃晃不停撞到东西，但可能是因为喝醉了，我什么也感觉不到。

周围模糊的人影，也好像也露出厌恶的眼神纷纷避开。所以我前面自然也没有什么人。

是的，大家就是这样渐渐从我眼前消失的，从讨厌、任性的我眼前。醉醺醺的脑中，积极的和消极的，挤满了各种想法。我感觉自己在逐渐从这个世界中剥离。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

醉醺醺的脑中，垂着一条细微的记忆之丝。

借口自己头痛，我从公司早退去了新宿。不想回家，我便去找了个地方喝酒……只记得这些了。

究竟融化了大脑，也融化了过去、现在和原本的过去。

刚来这个世界时，我本以为这是一个Happy End的世界。

我本以为是我与志贵两人相爱，进入了志贵的路线然后迎来结局，现在则是故事的终章。

确实，看上去还蛮像这么一回事的。我和志贵结婚并生下了可爱的孩子。工作单位虽然有些累但我也深受大家信任，而且还是我一直憧憬的游戏工作。

温暖也不失刺激，而且还带有怀念的感觉。怎么看都应该是Happy End才对。

——是的，如果只看我的话。

“只要……我获得幸福……就可以了吗？”

我有着自己的梦想不是吗？

梦想着进行创作，后悔当年自己的意志不坚。所以祈愿，诚挚祈愿。

然后奇迹发生了，我回到了十年前。我在那里遇到了过去的天才们。

我沉迷其中，和他们一起，开始了创作。

为了打破停滞的状况，我动员起自己的所有智慧。告诉挫折的孩子未来的智慧。为了面临经济困境的朋友，我拼尽全力为他筹钱。全部都是为了我们的未来。

可是，我迎来的却是看着作弊超人的我而陷入绝望的朋友，以及受到波及而走上不同道路的作者们。

命运很残酷。真的。

要是我也因为痛苦而走上了不同道路的话就好了。

可是，只有我一个人得到了幸福。只有我一个人迎来了Happy End。多么讽刺。这是把本来前途远大的他们垫在脚下获得的血腥未来。

我每走一步，似乎都能听到他们的哀鸣。说着，我们也想获得幸福，为什么只有你？

一个趔趄，我摔倒在地上。

这里是高架桥下，只容一车通过的小道。我靠着栏杆，瘫在了那里。

眼前，电车呼喊着重高速通过。遮断机起落的声音响个不停。野狗的叫声、自行车的声音，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

路面很凉，不让因酒精而发热的我简单进入梦乡。  
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手机上，显示着刚才我搜索到的内容。

关键词有两个。  
一个是“川越京一”。  
另一个是“鹿苑寺贯之”。

前一个的搜索结果是0件。后一个则是几十件。  
贯之回到了老家的鹿苑寺医院做了一名事务员。上面还贴了一张他的照片，看上去成熟了一些。  
他好像已经结婚了。对象是小百合小姐。在他们的合照上，两人都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然后他还负责写作医院的博客。  
博客的内容很丰富。有本地川越的内容、自己感兴趣的魔术的话题、夫人小百合和儿子的话题、天气、美食.....  
一如既往认真的男人。博客的内容十分生动有趣。  
可是，会有多少人认真去看医院的官方博客呢？原本应当拥有百万以上读者、无比热爱写作的他，现在竟然只能在小小的官方博客上写作，读者也只有寥寥数十人。  
而毁掉他光明未来的，就是我。

“贯之.....对不起，对不起.....”

城市的夜，看不见星星。只有沐浴着人工照明的大楼绽放着无机质的光芒。无论看再久，也治愈不了自己的内心。

“要是醉倒的话.....会不会一觉醒来，就回到原来的世界了呢？”

人生的低谷。过着无可救药生活的2016年。或许回到那时候，才是我最好的结局吧。

遮断机的声音再次响起。电车轰鸣着接近。车灯的光芒将我的不堪暴露无遗。

闭上眼睛。

捂起耳朵。

可还是没有结束。人生游戏没有终点。要想结束的话只有一个选择，可我也没有那个胆量。

◇

“欢迎回.....喂，怎么啦爸爸！？ ”

“爸爸满身酒气！”

我这才注意到，我不知不觉醉倒在家门口了。

两个人正担心地看着我。

我爱的人，以及和她长得很像的人。

她们为什么看上去这么担心呢？我脑子里迷迷糊糊的，什么都想不起来。

“你竟然会喝这么多……还真是少见。”

“爸爸，你没事吧？”

爱人看上去有些惊讶。看来，在这个世界里，我还是第一次喝得这样烂醉如泥。

还真是意外。这个世界的我迎来这样的结局，竟然还能保持正常。我的话……肯定是受不了的。

“对不起……”

我向她谢罪。

“怎么了……发生了什么？”

不是丈夫的谢罪，而是我的谢罪。

“对不起……志贵。”

我唤了她的名字。向她道歉。为我吞噬了她的未来，建筑自己幸福。

为我用卑劣的欺诈，迎来自私的Happy End。

“没事的，恭也君。看来发生了很难过的事啊。”

志贵抱住我，将我的头放在膝头，抚摸着我的头。

冰冷的地板，变成了温柔的触感。我心中的悔恨与罪恶，似乎也都在她的温暖中渐渐融化。

她为什么会这么温柔呢？对我这个夺走她宝贵东西的可恶男人。

我明明没有这个资格。为什么……

“呜，呜呜……”

我哭了。

我发出孩童似的哭声。躺在志贵的膝盖上，包裹在她的温柔中。

“爸爸哭了，就像个小孩子似的。”

神似志贵的孩子，也温柔地抚摸着我的头。

明明想要回到原来的世界，想要消失，可是，我还是回到了这里。

我知道，只要我回到这里，她们一定会温柔地接纳我。

——我要怎样，才能回报她呢？在渐渐远去的意识当中，我不断思考着。

电车声听起来十分遥远。

明明还是车水马龙的时间，可是我却听不到嘈杂。

静默的夜。完全没有回来时的喧闹。

“恭也君，睡着了吗？”

身旁，志贵呢喃道。

“不，还没有。”

我翻了个声，看向她。

她担心地看着我，脸离我很近。

“谢谢。多亏了你.....我冷静下来了。”

握住的手，传来她的温暖。

“没啦。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志贵也转了过来。握着彼此的手，互相看着对方，离得很近。

或许是因为说起了以前吧，她又露出了原来的方言。果然，她就是志贵，并不是别人。

可是，我也明白，她已经不是那个时候的她了。

“我还以为，恭也君已经把那件事放下了。”

“我不再画画的那件事.....”

刚才，被志贵照顾的时候。

我在迷迷糊糊之中，，又问了。

为什么要放弃画画。

那个时候，志贵只是笑着，什么都没有回到，我也很快就进入梦乡，连问了这件事的记忆都很模糊。

之后，我不断咒骂着自己的愚蠢。明明，那是一个不应触碰的问题。

不过，既然问了.....也就收不回来了。

“对不起，问了痛苦的问题。”

“没事。我当时放弃的时候的确没有好好向你说明。恭也君一直都感到介怀，也是理所应当。”

志贵深吸了一口气。

“自从我们开始制作游戏，我就和恭也君还有大家一起，画了许许多多的画吧。”

是指我们开始制作同人游戏，以及那之后的事吧。

看来，在那以后，我们也在一直制作游戏吧。

“但是，不知什么时候起，我就找不到画画的理由了。”

想起了尘封的记忆。

一切以完成游戏为优先，我逼迫她做出了许多妥协。

让她使用简单的构图、一如既往的画风.....一切都是为了实现量产，保证按时完成。

这大大缩减了她作为画师的寿命。

“我做了……无法弥补的事啊。”

我为自己当时的行径向她谢罪，志贵微微点了点头：

“的确，从那时起，画画就变得越来越无趣了，可是——”

志贵露出了平常的温柔笑容。

“恭也君只是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罢了，比任何人都要拼命。这件事并不是谁的责任哦。”

即使在这个时候，志贵依然考虑着我的感受。

我为此感到羞愧难当，这时，志贵再次开口：

“更重要的是……”

志贵看向房顶，叹了口气：

“……大家都不在了，画画又有什么意思呢？”

“大家都不在了？”

虽然贯之离开了，可我和奈奈子应该还留在她身边啊。志贵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我不管怎么画，恭也君都会赞美我。推向市场后，大家也都是赞不绝口。即便是我不能接受、无法理解的画……”

志贵再一次沉默了下来。

“我一直……觉得很害怕。”

声音细若蛛丝。

“……”

我和她一样，看向房顶。找不到回复的语言。

那个时候，志贵全身心地信赖着我。即便抱有疑问，也依然选择相信我。

这份信赖曾经发生过动摇吗？不，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在一起了吧。

真的是……无可奈何吗？

“志贵……”

我看向她，她也正看着我。

“恭也君……”

看着她温柔的笑，我的眼眶红了起来。

“来吧。”

志贵张开双手，抱住了我。

我压抑着自己的泪水，紧紧地抱着她，吻她，无数次吻她。

“嗯……啾……”

我没能给她她想要的东西。可是，她却放弃了画画，选择和我一起生活。

而我现在却依然索取着她的温柔。

“嗯……志贵……”

我唤着她的名字。她笑了。

看着她的笑，我心中好像有什么东西融化了。

是我仅存的良心吗？抑或，是我的罪恶感吗？

为了有朝一日可以报答她的感情，我也要留在这个世界。

（我要在这里好好活下去，并不断求索……）

肯定有我能做到的事。虽然或许只是安慰罢了，可是志贵也给了我勇气。

在我还能发挥光和热的时候，努力去做吧。

为了不再让我的罪孽重演。



### 第三章 无可奈何

“桥场先生，麻烦您检查了。”

是靠里3个位子的一名组员。

“嗯。已经发过来了吗？”

“是的。插画也上传了缩小版的png文件。”

我打开信息，看了看发来的图像。

画师发来的是角色设计的草图。作品的世界观是幻想世界与近未来要素的结合，这点在角色的着装和要素上也得到了反映。

“怎么样？”

“角色本身没有问题。不过，盔甲上上的白布太长了，在和其他角色放在一起时会遮挡住其他角色，这里要改短一点。还有，武器柄上空白的地方，加上角色所属骑士团的纹章。”

说完，我便发给了他纹章的psd文件。

“咦？我们还另外找人设计了这个吗？”

“嗯，为了减少画师的负担，我就把这个交给美术组负责了。”

“太好了！谢谢您！”

我关闭了聊天框，接着另一边也发来了委托。

“桥场先生，要求的三章背景已经发过来了。”

“知道了。我现在就看。”

“文件有点大我就直接发到共享文件了。您直接在里面打开吧。”

我从今天的文件夹里，打开了三个1.3G的图像。

虽然电脑是专供开发用的高配置计算机，打开全部图像还是要花点时间。

“趁这个时间先回个邮件吧……”

打开网络邮箱，我逐一打开并回复起未读的十几个邮件。

虽然很不起眼，却是个很费功夫的工作。

声优事务所发来的选人联络、广告部门发来的新闻检查、画师的诉苦和要求，还有新的推销和商谈。

当初还感觉有些无从下手，一个月后，我已经能迅速处理这些工作了。讽刺的是，过去我落魄时在美少女游戏公司的经验发挥了巨大作用。

虽然现在是做手游，但干的事情基本上是一样的。

“……”

输入着一如既往的内容，我突然停下了手。

“没什么……变化啊。”

从学习业务的角度来说，我这个月学到了许许多多的东西。要记住很多东西，虽然辛苦，却也很有意义。

可是，只要记住之后，并只是枯燥的日常。尤其是现在的项目，基本上只要做好沟通，便不会出现什么问题。虽然也不能说非常轻松，但也不是什么辛苦的工作。

这样好吗？回到10年之前，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结果得到的便是安稳的工作和生活。虽然是关于创作的工作，却也不会发生什么意外。

我偷偷瞥了一眼旁边的A组，河濑川的队伍还是一如既往地繁忙。

可是，这与我们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作为社会人学到的第一条，便是隔部如隔山。这在不需要彼此交流的公司里尤其明显。

虽然我和河濑川之间还是有些交情，但我们的组员们彼此并没有什么交集。所以，也有很多组员担心我和河濑川组有过多牵扯。

“力所能及地去做吧……”

不能做多余的事。不然的话……只会给人添乱。

到时候麻烦的就是他们了。

◇

Attraction Point有限公司有一个大会议室。

本来是一个能够容纳全部职工的会议室，结果因为意料之外地增员，现在只能容下不到一半的员工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会议室里配置了一套摄影机。在必要时可以通过局域网向全公司放送。

可是，虽然有器材，却缺少会使用的人，所以除了社长有时心血来潮搞的全体会议之外，基本就是对机器的浪费。

“哎，所以说，我们公司，要想实现下季度上市，就必要完成本季度目标。”

而今天正是会议的日子。

与会者是开发三课的成员，在会议室里参加会议的是负责人河濑川，其他诸公都是在电脑或电视前参与电视会议。

虽然说会议要求全员参加，只有在会议室满员的情况下才会观看直播。可是很少有人积极参加会议。一般都是由组长和副组长观看会议，然后再向组员们传达。

“所以，全体员工要团结一下，更加努力精进。”

虽然是社内会议，但毕竟是在全体员工面前露脸的机会，社长穿上了正装，还戴了眼镜，不过头发只是随意地绑在后面。

“我每次都像，社长真的不适合正装啊。”

在我的旁边，同组的岸田点评起了社长的穿着。

“社长戴眼镜吗？”

不习惯社长的穿着，我向他询问。

“好像是已经有老花眼了。虽然他一直瞒着。”

比我想的还要可怜的回答。

“所以，开发三课A组正在制作的MysticClockwork的成功便是其中的关键。”

在社长热情喊出游戏名字的瞬间，开发室的一角传来长长的叹息，有的关闭直播开始了工作，有的离席去了洗手间或者吸烟区。正是A组所在的方位。

“真可怜。A组的家伙，好像至今都没能回家。”

岸田悲哀地说。

“A组的情况这么糟吗？”

我问了一句。

“您看一下电脑。”

我看向屏幕，岸田给我传了一个文件。

我打开文件，不禁发出了声音：

“哎……”

我们公司公用的管理表上，顺利进行用蓝色标记，延迟用黄色，保留、停止则是红色。

可是，眼前的管理表上，除了一两处蓝色之外，基本上全是黄色，甚至还有几处红色。

怎么想都不像是下个月就要发布的游戏的进度表。

“您怎么想？”

“就算画师能够赶上工期，时间还是很紧……就算增加外包，多线并行，也会很勉强。”

听完，岸田叹了口气。

“是啊。而且好像已经不能增加外包了。”

“为什么？只有这一条路了吧。”

“这个企划的一大卖点就是使用本社开发的引擎，由于社长的坚持，没法使用外包。”

Mystic Clockwork原本是一个大牌游戏厂商的IP。而公司的手游化作品则是继承了原本世界观和角色的完全新作。

在与多家公司的竞争中，Attraction Point越过大牌厂商，赢得了开发权，游戏在企划发布之初便引发了热议。

“自研引擎……为什么非要在这个项目上实验啊？”

使用外包在如今的手游公司中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B组的实装部分便是承包给了别家公司。

当然，公司也有可以自主制作的人才。可是，多少团队都是以外包引擎为前提，要是突然使用本社自研引擎的话肯定会产生许多问题。再加上，除制作外，本作还有许多检查、调整的细致工作，这必然要担负十分巨大的风险。

“是啊，到底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A组那伙人都快要疯了。”

岸田不明所以地摇了摇头。

副显示器上，社长的演讲还在继续。叫嚣着上市会给公司带来的好处，甚至还画起了下次员工旅行要去南国岛屿或是佛罗里达的大饼。

“岸田，过来一下。”

我把岸田叫到自己的座位，对他附耳叮嘱起来。

◇

全体会议终于结束了。由于B组没有什么特别的联络事项，简单确认一下便直接解散了。

A组都不在座位上。大概是聚在会议室里商量吧。肯定不是什么乐观的话题，想想就有些同情他们。

“桥场先生……”

突然，我身后传来一阵地底的哀鸣。

“哇！啊，是森下小姐啊。什么事？会议结束了？”

森下小姐看上去很不寻常，她抬眸看向我说：

“我有些事，就先离开了。那个，桥场先生……”

她一下子靠了上来。

“……你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吗？”

“哈？”

太突然了。发生了什么事吗？

“想要的东西。好吃的料理啊，书啊，色情手办啊……啊，桥场先生已经结婚了，所以我需要手办啊。哎，总之……”

“……就是您想要的东西。”

“哈……”

我大概知道她想说什么了。

既不是生日，也不是什么纪念日，却还是想要送人东西，肯定是有事相求吧。

她肯定是感觉很过意不去吧，我也知道，她想求我什么事。

所以为了让她冷静下来，我尽量温柔地说：

“如果是为了求我办事的话，什么都不要哦。所以，你有什么事？”

“呜……谢谢您……”

最终，森下小姐泫然欲泣地向我低下了头。

◇

“哎，彩花画不出来？”

在地铁里，我不禁喊出了声。

“啊，不行哦，桥场先生！要是被别的公司听到就完了。”

“对，对不起。”

彩花可是业内无人不知的大牌画师。要是大意说出去的话，肯定会谣言四起吧。

“.....不久前我收到了邮件。再耗下去的话时间就来不及了。”

“嗯.....这样啊.....”

我仰天长叹。

绘画是一项纤细而又残酷的工作。而且很容易受画师个人心情影响。前几天的拜访中，她确实有了一些干劲。不过也不是马上就能开始绘画的状态。

所以森下小姐才会定期和她联系.....

“老师绝不是偷懒。所以我也不好说什么。”

问了问其他的委托方，他们似乎也没有收到彩花的原稿。她是室内派，所以也没有出去游玩或者旅行，可是也没有沉迷游戏的迹象。

虽然每天都努力面对画板，可还是什么都没画出来。

这时最痛苦的便是她本人，所以我们也没法说什么重话。

“所以，我觉得要是让桥场先生和她谈一谈的话，或许会好一些。”

这确实是个沉重的使命，森下小姐肯定也是束手无策了吧。所以我接受了她的请托。

“我想你也知道，我没法保证会有效果。”

“嗯，这是自然。比起能不能画画，我现在更担心老师的情况。”

“啊.....是啊。”

虽然有些毛手毛脚的，但是由她负责彩花真是太好了。

◇

“好奇怪啊，老师还没有回我。”

到达公寓时，森下小姐确认了一下彩花的邮件。

虽然在告诉她今天要来拜访时马上同意了，可是至今彩花也没有回复具体时间。

“怎么办.....”

“总之先问问吧。要是还没做好准备的话我们就去消磨一下时间好了。”

我们进入公寓门口，按响了门铃。

“那个.....”

我刚要说出自己的名字。

“来啦，现在就开门！”

传来彩花的声音，公寓大门一下子就开了。

“不愧是桥场先生，老师马上就开门了！”

“不，快的有些离谱吧……”

开门速度太快，让我不禁怀疑了起来。

“你想多了啦，老师听起来也很有精神，真是太好了！好了，我们快上去吧！”

跟着兴奋的森下小姐，我歪歪头，走进了公寓。

按响门铃后，啪啪啪一阵脚步声，她马上就出来开门了。

“辛苦啦！”

然后下个瞬间。

“哎哎哎，桥场先生！？为，为什么！？”

“你辛苦啦……哎，哇！”

我们三个人都惊呼了起来。

“老，老师……这身装扮是……”

森下小姐吃惊地询问。

全身上下，黑白两色的服装。

颈部还戴着一条链子。

和上次的印象截然不同，煞白的脸、鲜红的口红。

画师——御法彩花变成了一副奇怪的模样。

“这真是……漂亮的……”

我诚实的诉说感想。

“哥特……萝莉……”

森下小姐的低吟声，就像是死亡宣告似的。

“不是快递啊……”

看上去很尴尬的LO娘御法彩花就以这身惊世骇俗的装扮迎接了我们。





“怎么说呢……十分抱歉。”

我向彩花低下了头，穿着这么一身衣服，有客人来的话肯定会吓了一跳吧。

彩花正要给我们回信的时候，正好快递打来了电话，她就忘记了回复。

因为是很熟悉的快递员了，所以她就直接穿着COS服等着对方。这时正好门铃响了，所以她就毫不犹豫地开门了。

结果，就变成刚才那样了。

我们相对无言地进入了室内，很上次一样，面对面坐在了待客用的沙发上。虽然眼前的女子已经大变了模样。

“我在外面不会穿成这样，只有在家里才会这样哦。”

听她说，cosplay是从以前便一直有的兴趣。

“哈，哈……”

眼前是一名完美的LO娘。

明明是和之前一样的场景，但显然氛围已经大不相同了。

“不过，很适合你哦，真的。”

这不是奉承，发自肺腑。

原本便是美人的她，在化了一个比较浓的妆后，看上去更加漂亮。高挑的个头和纤细的双腿也很适合身上的短裙。要是这样外出的话，肯定会成为闪光灯的焦点吧。

“谢谢，感觉有些害羞。”

彩花呼了一口气。

“就是那个，想转换一下心情……怎么都静不下来。”

与其在画板前冥思苦想，这样心情反而会更好一些吧。

之前还担心她会面无表情地不发一言，现在看来彩花还有精神，真是太好了。只是稍微有些出乎意料。

“是要说角色设计的事，对吧？”

森下小姐顿了一下，回答说：

“是的……”

或许是早就预料到会这样吧，彩花并没有表现出慌乱，默默低下了头。

“对不起。就像我邮件里说的那样。虽然我一直在努力寻找，可还是……没找到。”

她真是个认真的人啊。

为了提升自己的干劲，不断进行新的尝试，甚至还会进行cosplay。虽然在别人看来稀奇古怪，可她肯定是好好思考过的吧。

不过，她这次的想法好像并没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刺激。

“是指的您想画的东西……是吗？”

彩花点了点头。

“嗯……是的。”

看上去意志十分坚定，她静静回答。

“我们上次来的时候，您画了画是吧？”

“嗯，对……”

“要是再看一下那时给您刺激的画……会不会带来什么触动呢？”

上次来时，她正在画一幅画。



是成为她开始绘画的契机的那个人对的风格。她是觉得，要是回到初心，就能有什么发现吧。

或许，问题的答案就在那里。可是，如果她不说那是什么画的话，我们也无可奈何。

“对不起，桥场先生。”

不知为何，她向我道歉了。

“啊，当然，我也觉得很对不起森下小姐。我会继续努力的……”

她又慌忙补充说。她刚才为何要向我道歉呢？

之后我们又聊了很久，可还是没有找到让彩花恢复动力的方法。

坐在返程的电车上，我们相顾无言。

过了两站地后，森下小姐终于开口了：

“之前，老师经常说。”

森下小姐入社后便开始负责彩花了。为了让彩花接受委托，她也努力去理解彩花，并努力获得彩花的信赖吧。

所以，她经常和彩花聊天。渐渐两人变得亲近起来，也会谈起创作的话题。

“有时候会感觉什么东西都画不出来。但在这种时候，只要抓出什么东西，之后的工作便会难以置信般顺利起来。”

她看着彩花过去的资料。最初是绘画现有角色的插画。无论哪张画，都是不失个性、充满魅力的作品。

“虽然时间很紧急，但我还是想要由老师负责。”

森下小姐看着彩花的画，眼中流露出强烈的憧憬之情。

“要是我能帮上忙就好了……真不好意思。”

“没有这回事！多亏了桥场先生，我才能和老师联系上，已经帮了大忙了。”

她这么说，也说明情况已经严峻到无以复加了吧。

要是能抓住什么契机的话……

◇

最终，开发组得出结论，御法彩花赶不上游戏的日程。

这一眼中影响游戏销路的负面要素，让河濑川头痛不已。

可是，这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最后大家只能努力把游戏本身做得尽量好一些……

“这样的话，就很紧张了啊……”

看了看她们的管理表，在那之后也没有什么大的改善。

老实说，看上去情况反而变得更糟了。

“和河濑川谈谈好了。”

我拒绝了组员们的邀请，前往那个地方。

开发三课最深处、唯一拥有玻璃墙的房间。我敲了敲门。

“请进。”

声音一如既往，我打开了门。

“桥场，怎么了？”

“河濑川，午饭吃过了吗？要不要一起？”

我向她示意了一下我手里的便当盒。

“你想干什么……”

河濑川怀疑地看着我。

“没事啦。大学的时候我们不是经常一起喝茶吗？”

“是啊。我还记得你经常拜托我一些奇怪的事。”

这个地方还是和以前一样啊……

“好吧。我也没理由拒绝。稍微等我一下。”

总之，把她成功约出来了。

离公司稍远一点，有一个中等规模的公园。公园里有一个五人足球场，午休时候也有人在热衷地踢球。附近的椅子正好空着，我们就坐在了那里。

“咦，这是你自己做的吗？”

河濑川打开的，并不是便利店便当，而是手制便当。

“你什么意思，好像是很惊讶我会做饭似的。”

“我没这个意思啦。就是，你不是很忙吗？”

“不是你说的吗？因为你是便当，而我不是，所以中午不好邀请我？”

“嗯，我说过。”

“所以我就稍微努力了一下！为了方便你约我，我已经自己做了一个月的饭了，可是你却完全没来找我！”

看来我完美地踩雷了。

我过去也是经常惹她生气。每到这种时候，她都会气哼哼地教训我。

“……为什么要笑啊？”

……糟了。因为太怀念了，不小心笑出来了。

“没什么，只是觉得你还和以前一样。”

和以前一样，我坦诚地回答。

虽然实际上已经过了十年，可对我来说，还只是一个月前的事情。那时她也经常这个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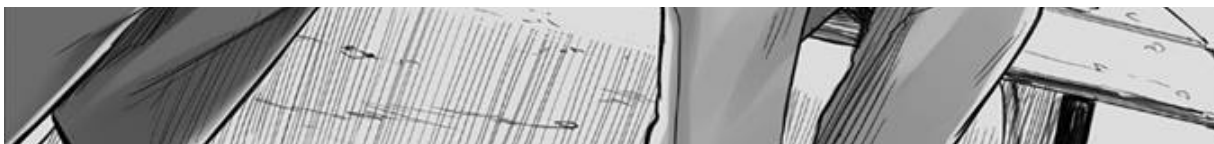
你来我往，我也在其中乐此不疲。在这个大不相同的世界中，看到一如既往的她，我感到有些开心。

“对不起，这么晚才来邀请你。话说回来，你做得还真精细啊……”

小小的便当盒中，有肉松、樱田麸、用鸡蛋做的三色饭、筑前煮、豆腐肉排、肉丸，还有水菜沙拉，搭配得十分好看。

“我倒没有特意去做。只是做了些营养均衡又不费事的菜式，然后就变成这样了。”





果然是河濑川的风格啊。

“那、那个……桥场你，还喜欢肉丸吗？”

突然，河濑川这样问道。

“哎？”

“就、就是那个！大学的时候大家不是一起去赏花吗！当时你吃了很多我做的那个……”

完了！我完全没有印象。是我不记得了，还是说是之后发生的事呢？

“嗯、嗯，我喜欢哦，现在也还是经常吃。”

反正是我喜欢的东西没错，我这样回答。

“那……你想吃的话我的就给你好了。”

“哦哦，谢谢你。”

便当盒里有两个大大的肉丸，我夹走了其中的一个。

不过，河濑川竟然还记得这种事啊。以前她的记忆力就很好，看来现在依然不差。

“志贵的料理变得拿手了啊。”

河濑川看了眼我的便当。

“嗯，是啊。”

“一开始的时候还经常拿失败便当来公司。你还一脸幸福地吃着烤焦的汉堡。”

感觉好羞耻……这不是秀恩爱吗？

“先吃饭吧。我开动了。”

“好，我开动了……”

认真地合起双掌，我们吃起了便当。

“你叫我出来想要说什么？”

饭吃了一半，河濑川问我。

“之前不是让你找我商量吗，就是那件事。”

“项目的事啊……”

看过进程管理表的事情需要保密，我只是问了问她会议还有御法彩花的事等外部事项。

一番交谈过后，河濑川叹了口气：

“说实话……很困难。你说的没错。”

“问题有多严重？”

河濑川靠在椅背上，舒展了一下腰身。

“真想现在马上逃到冲绳去。”

她的话听上去一点也不像是玩笑。

“那还，真是严重啊……”

河濑川一直都是个责任心很强的人。所以无论如何，她都不是一个会逃避责任的人。

虽然只是玩笑话，但她既然产生了逃避的想法，那就说明问题已经严重到无从下手了吧。

“你已经知道我们项目的具体情况了吧？”

“大概吧。是一个把其他公司的IP手游化的项目……对吧？”

“嗯，这就是项目最大的卖点……Succeed Soft的王牌IP。”

“哎！？那个Succeed Soft的作品竟然手游化了？”

河濑川看上去有些惊讶：

“你不知道吗？这还真是出人意料啊……”

“不、不，我当然知道了。”

我所说的“知道”，指的是我知道这个厂家的名字。至于这个项目的IP属于这家厂商，我当然是不知道的。

我不可能忘记。在原来的2016年的世界里，白银世代的3人聚集在一起，创造出那个梦之IP。而SucceedSoft，就是当时的制造商和发售商。

那时，这家公司是我遥不可及的存在。没想到我在回到过去又返回现代后，竟然和我间接扯上了关系，命运还真是难以捉摸啊。

不过，我对Mystic Clockwork没有任何印象。是2016年之后的作品吗？抑或是我改变了世界从而诞生的作品呢？

“不过，既然是大厂商的话，设定资料和角色设计都很完善，制作起来应该比较容易……”

我还没说完，河濑川便苦着脸递给我一份资料。

“这是？”

“那家大厂商寄来的要求书。是根据我们提交的素材做出的修改要求。”

我随便翻了翻，就明白河濑川为什么露出这样的表情了。

本作中使用的原作角色的3D模型，对方已经提出了十几次修改意见。修改意见十分具体，单单这样便已经十分困难了。另外，对方也不会马上进行检查，经常需要让这边等上一周的时间。

“没有约定后返工的次数吗？”

“要是那样就不会这么累了啊。我接手这个企划的时候，合同都已经签好了。”

这个企划并不是由河濑川提出的。当时是由社长和另一名总监负责，后来那人辞职，这份工作就落到了河濑川手里。

“接着，便是卡面立绘了。这个看上去也很难啊。”

资料上写着画师一览。

全都是我熟悉的有名画师。可是，人选上好像有着很强的偏向性。

“这个人选是不是有些太偏了。”

“是啊，可这是那边的要求。”

我感覺自己要昏厥了。

一般在约这种商稿的时候，约稿方都要考虑许多要素。遵守时间的人，质量有保证的人……要根据需要的不同确定日程，然后才会进行约稿。

可是，像这样预先决定好人选，就很难确定时间，最严重的的情况下，所有委托都会发生延迟。那个管理表之所以红黄交加，原因就在这里了。

（虽然是我喜欢的公司，但看来一旦变成工作，就会发生种种问题啊。）

在原来的世界，我十分喜欢这家公司，一直梦想着能和这家公司合作。但是，一旦变成现实，就会产生许许多多的问题。

无穷无尽的检查，受限的人选。再加上陌生且问题频发的自制引擎。简直就像是為了胎死腹中而生的作品。

“由于是自制系统，一旦引擎出现问题，脚本也会产生影响。拿不到立绘，所以也只能先使用临时图像。演出迟迟无法决定，收到立绘之后往往需要重做。当然，文本也需要推翻重写。故而一直都停留在α版。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反面教材。”

河濑川露出了苦笑。

这份自嘲中，带着一丝自暴自弃的意味。

“河濑川。”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要不然就延迟发布，要不然就修改游戏，否则的话一定会出纰漏……对吧？”

河濑川也十分清楚现在的状况。

“但是不行。开始时签的合同就已经烂透了，之后的处理也不及时，现在已经回不去了。更何况，企划的最大亮点——御法彩花设计的主角的实装也已经推迟了，要是再延迟公布的话，企划就完了。”

她深深叹了口气。

“对不起，让你担心了。但是，现在一切都晚了。”

河濑川看上去很失落。她一直都在努力弥补，却依然是这样一个结果。

可是，这一点都不像她。她应该会直到最后都拼尽全力才对。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就说吧。这样不像你哦，河濑川。”

河濑川只是无力地笑了。

“不像我，是吗？也只有你会这么说了。”

结果，她只是说了些不像她的话。

“好啦，没时间了，快吃吧。”

“嗯……”

我却完全尝不出便当的滋味。

◇

午休结束后，我直接去了社长室。

从御法彩花这件事来看，我应该还是比较受社长青睐的。说不定，这次他也会多少听一听我的建议。

河濑川看上去那么痛苦，我又怎么能丢下她不管呢？

我敲了敲门，听到社长的回复后，我打开门。

“打搅了。”

行了个礼，我进入室内。社长夸张地敞开了双臂。

“哦哦，是桥场君啊。啊，难道说是，是来通知我御法彩花设计出新角色了吗？”

“并不是……”

“什么啊，不是呀。”

社长一下子失望起来，垂下双手。

这人还真是好懂啊。

“不过，我有相关事情想要禀报，社长。”

“是什么？”

我直接进入了正题。

“可以推迟Mystic Clockwork的发布吗？”

我本以为他会十分震惊，社长只是看着我，没有做出什么特别的反应。

他走向自己的座位，坐了下来。

“……不行，我做不到。”

他冷静地说道，没有以往那种戏谑的味道。

“为什么？这样下去，游戏肯定会出现许多BUG和意想不到的问题的。”

从刚才河濑川的样子看，游戏的开发状况应该是非常不妙。要是按期公布的话，一定会遭遇惨败。

“要是出现问题的话修复就好了，所以游戏才会有维护。”

“但是，明知有问题的话应该事先解决掉吧。您怎么能对此视而不见呢？”

明知前方有陷阱，却还下令前进，这实在是过于愚蠢了。暂时停止前进，然后封闭陷阱或者架桥通过才是王道。

可是。

“你根本就不懂啊！”

社长大声否定道。

“你知道吗？我们公司现在可是关键时期。我们奋斗了五年，上市已经近在眼前；销售额也很稳定；会计也为我们做了担保。你想让我的努力都付诸东流吗！”

对方拿利润说事的话，我也就没法反驳了。

在美少女游戏公司的时候，我也很不幸地设计过经营。虽然只是临时接过跑路经理的职位。的确，经营者开问题的角度和开发者是不同的。

经营公司需要耗费金钱。尤其是软件开发公司，由于没有定期收入，在游戏完成之前只会出现赤字。这是一个必须要用巨大的收益来弥补连年累月赤字的风险行业。

所以游戏必须要卖出去。要是大卖的话，甚至可以一下子获得几年都用不完的开发资金。可是，长期开发之后的作品要是销路不畅的话，公司就会走上绝路。

为了减少这份不安，公司必须要努力上市以筹集资金。所以，公布绝对不能推迟。我理解社长的心情，可是……

“可是，只是延迟三个月的话并不会对本期的销售额产生影响，我认为留下……”

“在这段时间里对方一定会推出新的限定活动吧。这样我们就会渐渐被公众遗忘。”

“这个……”

这是如此。如今的手游业界已经是一片红海。要是不注意的话，肯定会被对手领先的。不管怎么说，一味“等待”只会使自己陷入不利。

“开发人员一直说等等、等等。好作品确实需要时间。可是，这个世界最重要的是机遇。要是抓不住的话，就会失去一切。而且，不推迟时间也能赢得市场的信赖。”

以往戏谑的味道已经不见了。这个将公司发展到如今规模的舵手，话语里充满了沉重。

我的抵抗失败了。

虽然不甘心，但我只是站在开发者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而已。虽然我能保证作品的质量，但对经营就是个门外汉。无论再说什么，也只会



被社长驳倒。

“懂了吧？所以你就把精力放在自己的队伍和御法彩花身上就行了。这样才是为公司还有大家着想！”

社长起身，拍拍我的肩。

“好吗，我可是很信赖你的，要好好干哦！”

我无言地鞠了个躬，离开了社长室。我感到不甘，为自己无法拯救深陷泥潭的她，为自己的无能为力。

◇

我在新宿中途下了车。

到了三丁目，走进了那家我在美少女游戏公司时经常光顾的居酒屋。

由于附近有一家历史悠久的寄亭，这里有很多业界的客人。

“欢迎光临！只有您一位吗？”

我点点头，到里面的位子坐下，点了一杯威士忌苏打和一份腌野泽菜。我含了一口酒。

碳酸在口中炸开，刺激的酒精沁人心脾。我的酒量并不好，才喝了半杯，视界就像软焦点照片似的，模糊了起来。

“我什么都……做不到啊。”

我没能帮上河濑川的忙。延期的请求被拒，我能做的，顶多就是发动桥场组的组员们去帮帮她罢了。

我也利用空闲时间帮他们进行检查和bug修正。

可是，虽然只看到了冰山一角，我也知道，这个游戏里的坑实在太多了，已经是无可救药了。

“菜来了，请用~腌野泽菜！”

岸田再三拜托我不要和A组扯上关系。没有一个组员想要看到自己的领导行差踏错吧。

表面上，这是一个万众瞩目的作品。可实际上，这是一个满目疮痍的项目。这才是河濑川所负责的项目的实体。

我虽然知道，却依然无可奈何。

“我还真是没用啊。”

我应该能做些什么。

我本想要做些什么。

可是，去掉时间和经验的优势，我也不过是积累了一点点人脉的信赖的小小管理职罢了。

没法拯救任何人，梦想也逐渐破裂。

然后在死尸上，构建自己的幸福家庭。

自以为还有选择，实际上无路可选。

这终究只是一个终章吧。

是一个已经确定了Happy End之后的故事。  
玩家没有任何选择权，无法改变游戏的走向，只能不断点击着鼠标，眼睁睁看着日期不断变化。  
在这个世界里，我什么都做不到吗？  
“这样的……”  
威士忌苏打的碳酸，刺得我喉咙好痛。

◇

2个月的时间转瞬过去。  
Mystic Clockwork“平安”迎来了发布日。即使所有人员不眠不休地加班，bug和宕机依然层出不穷。但无论如何，游戏终于开始了运营。当然，工作并没有结束。A组成员们依然加班加点地进行调整和维护，御法彩花的新角色也依然不见踪迹。  
“妈妈，画一匹小马吧！”  
真希拿着画笔和画本，坐在志贵的腿上撒娇。  
“嗯，对不起哦。妈妈不会画画。”  
志贵看上去很困扰。  
“真希，来这边。爸爸给你画小马。”  
“嗯。”  
真希乖巧地跑了过来。  
“抱歉哦，爸爸。”  
“没关系啦。好了，真希，你想要什么样的小马呢？”  
“嗯，斑马。”  
真希指着绘本上的斑马，磨着我给她画。  
“好，稍微等一下哦。”  
我看着洁白的画纸，一下子停了下来。  
过去，志贵不论是人物，还是别的什么画，都十分拿手。她并不局限于人物或是背景，无论画什么都乐在其中，而且也都十分出色。  
（场景会自己浮现在脑海中，然后定格在一个瞬间，我就只是把脑海中的画面画出来而已。）  
我想起了志贵说的话。她的画每张都有一种飘飘欲仙的跃动感。可是，她已经不会再画画了。  
哪怕是最爱的女祈求，她也没有执笔的打算。  
“嗯，怎么样？”  
除了有四条腿和黑白条纹外，看不出任何斑马的特征。  
“爸爸，画得真差！”  
和画本战斗了三十分钟，得到的是女儿残酷的评价。  
“喂，这可是爸爸特意给你画的哦。”

志贵温柔地教育真希。

“真希要自己画！”

真希没有放在心上，沉浸在自己的创作之中。

我和志贵一起叹了口气。

“爸爸，从刚才起手机就在闪哦。”

“啊，谢谢。是什么呢……”

听了志贵的话，我伸手拿起手机。

“应用更新了。”

Mystic Clockwork的更新通知。

开服后，游戏便进行了好几轮更新。这是预料之内的事，可是，问题比之前预想的要少。

河濑川也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吧。

“这就是你之前说的河濑川同学负责的游戏？”

“嗯，开服之后下下来玩了玩，更新有些太多了。”

“嗯……我也玩玩看好了。”

出乎我的预料，志贵是一个手游玩家。作为一个普通手游玩家，她的想法对我来说一个重要参考。

“可以试一试，质量还不错。”

“嗯，待会我下一个。”

更新完游戏，我锁上屏。

“今天晚饭要到外面吃吗？”

“哎，为什么突然想到外面吃了？”

志贵有些惊讶，看了看日历。

“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啦。只是一直都是让妈妈做饭，所以偶尔也……”

要是生活无法改变的话，我也只能尽量慰劳身边的人了。我要让未来改变的她，还有我们的孩子过上幸福的生活。愚笨的我也只能想到这样的补偿了。

“好高兴，那得好好想想要吃什么才行。”

“嗯，我们一小时后出门。”

这是。

“咦？电话……稍等一下。”

电话突然响了，我看了看来电。

“哎，森下小姐……”

知道的名字，这还是我第一下接到她的电话。

“公司的同事？”

“嗯，但是她给我打电话还真是稀奇……”

毕竟一直都会在公司中碰面，没有什么打电话的必要。  
另外，她隶属于河濑川组，和我也没有直接的业务往来。非要说的话，就是前几天御法彩花的事吧。

难道是彩花发生了什么吗？感觉不是什么好事。

“喂……”

我接通了电话。不久，那边传来了森下小姐的声音。  
通话时间只有不到2分钟。内容十分简单明了。听完她的话，我打开手头的电脑确认了一下情况，挂断了电话。

“志贵，抱歉。”

拿着手机，我看向她。

“吃饭要等下次了。我得赶紧出去才行。”

◇

从明治神宫前站下车，我快步朝公司走去。路上，我已经大概了解了情况。

“卡池的出货率。传闻每个账号的出货率并不一致。”

我出门之后再次打通了电话。森下小姐的声音颤抖着。

“没听说会出现这种问题啊。传言不会是真的吧……”

“不，我们绝对不会做这种事的！”

首先，Mystic Clockwork就出现了非常多的bug。拜此所赐，网上出现了许多恶劣的谣言，甚至就连无中生有的，也有鼻子有眼地扩散开来。

“这次玩家们的出货状况不是很好。”

SSR出率很低，被玩家们讽刺说是上时代的游戏。再加上频发的bug，玩家们的不满也在慢慢增多。

不过只是这样，还算不上是致命伤。游戏运行没有出现什么问题，立绘、音乐等要素要堪称精良，部分恶劣用户的煽动是完全可以控制的。

然而，开服一周发展到今天，状况急转直下。

“您知道末之森裕太吗？”

这是肯定的，他是本作男主角的声优。虽然年轻却拥有大量人气，出场的活动基本都是一票难求。

“由于末之森先生连续出货，网上已经开始怀疑我们造假了。”

告发的玩家发推说运营暗中调整数据，操作用户SSR的出货率。这一下子点燃了玩家们的不满。

“不过，那是谣言吧？只要好好说明的话……”

“……关于这个，我们发现游戏出了重大事故。”

Mystic Clockwork的官推负责人，是一个寡言少语的认真家伙。

针对这次的谣言，他认真解释，提出证据，指出网上那些图像都是粗糙的P图。不过，他说了一句多余的话。

“游戏中存在大量恶劣用户，严重影响游戏运营……”

我忍不住想要抱头了。作为负责人，他肯定也积累了许多压力吧。可是，在这个解释+谢罪为主流的业界中，他竟然去指责早已陷入混乱的玩家群体，这是最大的NG。

理所当然，评论区化作了修罗场，“是恶劣用户还真是对不起啊”“这种游戏恶劣用户都玩不下去啦”“恶劣的运营才会吸引恶劣的玩家啊傻逼”……“恶劣”甚至上了热搜，引起了巨大骚动。游戏连忙进入时间不定的长期维护，公司也连忙召开紧急会议。

“社长把河濑川叫了过去要追究她的责任。河濑川小姐现在虽然还在顶着压力处理问题，但她已经连续三天没有回家了。”

我用肩膀夹着手机，刷卡过了车站闸口。

“我会尽快过去的。对了，你给岸田去个电话。告诉他情况紧急。”

“我知道了。”

“我要上电车了，等我到了再说。”

挂掉电话，我上了电车。

从这件事来看，是由于不合适的对应造成的问题。只要拿出诚意，好好进行沟通的话，还是能再东山再起。

可是，我依然感到忐忑不安。华丽的外表下，项目的内在早已残破不堪。目前只出现这些bug，已经是项目组的大家不眠不休取得的最好结果了。

“千万不要出什么大事啊……”

越是不想发生的，往往就越容易发生。

带着这份预感，我搭乘周日的电车，摇摇晃晃朝原宿进发。

刚到公司，我就连忙前往三楼的开发区。进入电梯后，我听见身后的人说：“不好意思，麻烦您先去一下二楼。”

“啊，是森下小姐啊。”

正是刚才打电话给我的森下小姐。

“对不起，河濑川小姐说，有想要预先告诉您的事情。”

在二楼下了电梯，我走向会议室。

楼上传来层出不穷的电话铃声。大概是营业和支援科所在的四楼吧。

“这些，全都是投诉电话？”

“是的。支援科的大家都在努力应对，可是客人的话实在是过于严厉，刚才又有支援科的女孩子受不了离开了……”

匿名公示板上似乎还写了支援科以外的科室电话，其他科也不得不改为用手机进行联系。

“.....糟糕了，不快点处理的话。”

森下小姐叹了口气：

“可是看社长的样子，很难立刻决定处理办法。”

“社长？”

“社长在开发室里大吼大叫.....都吵起来了。”

我的头又疼起来了。

“所以河濑川小姐就说要想想办法，跑到二楼来了。”

“这样比较好吧。”

在全员混乱的情况下，需要有人能够进行冷静思考。

只有之前我进去过的会议室旁边的“巴里”，现在还亮着灯。

“这儿？”

“是的。”

我敲了敲开着的门，走了进去。

“啊.....”

河濑川看向我。

“为什么？应该没有叫你才对吧，难道是社长？”

“不，是我自作主张。”

我隐瞒了森下小姐的事。

“大概情况我已经知道了，现在怎么样了？”

河濑川呵呵地笑了起来，疲惫不堪的笑容。

“知道？要是你说的是对应的问题的话，只要做出合适的谢罪就没事了.....可那已经是明日黄花了。”

“.....果然，问题要严重得多吧。”

不幸言中。

“严重问题，只是这样的话就好了。”

河濑川面前，是小山般的资料。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不清楚。是玩家的投诉吗？”

“要是那样的话，只要好好回复就可以了。”

她拿起最上面的那沓文件，给我看了看封面。

“游戏引擎问题报告书.....”

我终于知道，问题已经严重到了何种程度。

“我给你说明一下。”

河濑川像是事不关己似的缓缓开口。

正像之前说的，本作所用的引擎乃是本公司自研。

游戏制作中的“程序”，大致可以分为系统构造等主体部分，以及演出等插入部分。其中系统中游戏引擎的制作十分困难，对技术要求很

高。

所以，一直以来都会支付使用费使用他家的引擎。我之前所在的美少女游戏公司，就是使用的吉里吉里、NS等泛用引擎。

可是，他家引擎除了需要交纳费用外，也会限制演出等动作。所以对于公司而言，最理想的还是设计自己的引擎。社长之所以会这么拘泥于自研引擎，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

本次，Attraction Point做出了这个决定。可是，由于准备不足，并不适合用在他社的IP改编游戏上。

“都怪我。没想到引擎竟然会烂成这样。”

本次我们公司的程序员们制作的引擎，完全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本作的重点在于游戏演出。最大的亮点就是两三重叠加的华丽演出，但是，出最新机型外，一运行就会造成闪退，对手机的负担由于过重了。

“α版测试的时候没有发现吗？”

“实装时，没有进行这么深度的测试。当时只测试了一重特效，因为一切正常，当时就以为没有问题了……”

第一部主线目前只更新了4话，可在实装第5话时，公司发现了致命的运行错误。

到这个地步，程序员不得不秘密将引擎交给第三方企业进行测试，结果收到了小山般的问题报告。

“必须马上把资料交给程序员，和外部人员合作马上改装引擎才行。”

“没戏的。”

“为什么？”

“人跑了。在收到问题报告之后，就联系不上了。”

这……

眼前的是活地狱。面对不知对错的黑匣子，想要一直避免爆炸，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光是卡池出货率一事就已经十分严重了，又出现这个问题，就更是雪上加霜了。

“我们已经开始招聘程序员了，到了这步田地再想东山再起，已经是相当困难了。现在先只能试试看了，最好不要抱什么希望。”

河濑川闭上眼，叹了口气。

“现在也只能支撑着摇摇欲坠的主屋，全心全力地进行修修补补了。就算完全失去人气应该也能撑个一年左右，完全就是地狱啊。”

第一部的剧本似乎一共有15话。

所以，在接下来的11话中，河濑川他们还要继续与炸弹共舞。

“不，这也……太凄惨了吧。”

A组的成员们不眠不休地工作至今。

不仅不能获得回报，而且之后还要面临更加严酷的工作，精神肯定会支撑不住的。

“这也是无可奈何啊，到了这步田地……”

森下小姐痛苦地低下了头。

“好了，干活吧。这段时间里炎上也还在继续，得去开发室进行应急处置才行……”

河濑川勉强自己开朗地说道，想要缓和一下紧张的氛围。跟在她的身后，我们走出了会议室。

公司已经做出了决定。而且全部都是以此为基础在进行运作。事到如今已经别无他法。

时间也不充足，即便改变也起不到作用。

社长都那么说了，我又能如何呢？

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办法。

而且这也不是我的项目，我又能做什么呢？

已经无药可救了。

“……”

心脏跳动着。

双腿停止了。

“怎么了，桥场？”

河濑川回过头。

“桥场先生……？”

森下小姐也奇怪地看着我。

我低着头。

心脏跳得好快。

呼吸也渐渐凌乱了起来。

无能为力？

公司已经决定了？

就是这样运作的？

因为这样的事，就要把拼死努力了一年的大家推向地狱吗？

难道要我对此视而不见吗？

“这种事……”

获得第二次生命，走到今天，我还要重蹈之前的覆辙吗？

我要就这样不断逃避，无所事事地结束这个终章吗？

我要就这样溺死在虚假的幸福中吗？

“这种事……！”

我张开嘴。



可是，也就到此为止了。好像没有舌头似的，我没法发出声音，眼睛也不自觉地看向地面。

脑海中，浮现出那副寂寞的笑容。

他笑着说：“我一直都嫉妒你。”那句话，对于一名创作者而言，实在是过于悲哀了。

他拒绝了我的话语，转身离开，只留下寂寞的笑。

我要是出手的话，会不会变得和那时一样呢？

然后等着我的，将是无人的世界。

看到这样的现状，见识到那般的绝望，我还能继续出售吗？

不吸取当时的教训，我还要继续愚蠢地展现自己的能力吗？

事到如今，还没弄清自己的立场。

“.....”

双脚被钉在原地，心脏也被刺穿。

我什么也说不出口。

我的行动只会给人带来不幸。

“桥场，走吧。”

“啊，嗯.....嗯。”

我跟在河濑川的身后。

◇

乘电梯上到三楼，我们走进开发室。

毕竟是休息日，开发室里的人不是很多。可是，作为当事人的A组全员都在，看上去十分疲惫。

中间，有一个身穿花衬衫、双手叉腰、焦急地踱来踱去的男人。

毋庸置疑，正是我们的社长。

“河濑川君！！你跑哪去了，快点把问题解决掉！”

社长一看见河濑川，就大声怒吼道。

她走上前去，冷静地对社长说：

“我刚才说了，要是不解决根本问题的话.....！”

“我怎么可能去做那个推倒一切的事啊！”

社长看上去根本没有在听。

“桥场先生.....”

森下小姐恳求地看着我。

可是，我已经不打算出手相助了。

“.....对不起。”

避开她恳求的目光，我走到自己的座位上。

已经来到了这里，结果依旧是无能为力。

要是我出手的话，肯定会破坏一切的。

.....这样的话，还是什么都不做为好吧。

“你听着，别做多余的事！这样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社长怒吼着。我也这么觉得。

我所做的事全都是多余的。所以，大家才会放弃创作。因为我的原因，堕落成了凡人。

打开显示器，唤醒睡眠的电脑。

一旁的争论，也渐渐变得遥远起来。

渐渐地，声音都听不到了。我把自己与周围隔离了起来，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

我闭着嘴巴，确认着新收到的邮件，机械地做出回复。承蒙您照顾了。十分感谢。真是出色的画。进展状况已知悉。敲击键盘的单调声音响起，我的壳也变得越来越厚。

我之前就该这么做的。要是我安心地我在那个灰暗的世界的话，就没有人会变得不幸了。

收到的邮件中，有一封之前委托的作曲家的回信。我无机质地打开回信。对方要我参考一下最近上传的歌曲。我戴上耳机，看着屏幕。

一成不变的华丽页面。五彩缤纷的标签、有名歌手和主播的活动通知。和当年我喜爱的页面没有任何变化。

打开个人列表，选择右上方的我的主页。Nicorepo里按日期顺序排列着新上传的视频，从里面找就好了吧。

眼前是Nicorepo。

我从上往下浏览着，在看到第三个视频时，我不禁瞪大了眼睛。

“哎.....”

难以置信。

我擦了擦自己的眼睛，怀疑自己是否看错了。

看了一遍又一遍，那个是，

“N@NA的.....新投稿视频.....”

前几天刚刚宣布退出的她的新视频。

我的手颤抖着，想要打开那个视频，却动不了。

为什么，为什么，我的心中充满了疑问。无数思绪闪过，心头一片混乱。想的事情太多，脑袋都变得奇怪了。

我害怕去听。想要关闭视频，取消关注，把一切都封闭起来。

可是.....我的内心告诉我，绝不能这样做。

我咽了口唾沫，做了好几次深呼吸。

定了定心神，点击播放。

视频播放不久，黑漆漆的画面上浮现出“借口！”几个字。

“大家好，我是N@NA~那个，首先，对不起！”

奈奈子低下了头，不好意思地笑了。

“哎呀，虽然我之前直播的时候说要放弃，结果还是恬不知耻地投稿了！而且还是原创歌曲，哇，我已经多久没投稿过原创歌曲了啊。”

奈奈子翻看着自己以前投稿的视频，是因为害羞吗，她一直笑着，追溯着自己的活动生涯。

翻到了最后。

“——以前我上大学的时候，”

“有个人对我说，去唱歌吧。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唱歌了。”

我愣住了。

她的话语，直刺我的内心。

“嗯，都是因为那个人。全部.....都是因为那个人。”

我马上就知道了，“那个人”的身份。

我的干涉扰乱了每个人的人生。

“一开始，我根本就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只不过是接触了一些皮毛。从没认真想过要做什么。”

奈奈子摇了摇头。

“这样下去是不行的。这样的我取得不了任何成就，甚至连这个想法都没有。然后因为.....那个人教会了我，所以我才能开口歌唱。”

她苦笑着，

“但是，在那之后我又放弃了努力。只是一味依赖他，自己什么都不做，那个人离开之后，就马上怠惰起来。把一切都怪罪到那个人头上，甚至干脆想要放弃。”

她目光炯炯地看着摄像头。

“可是，我绝不能——否定那个人的所作所为。”

她用力点了点头，

“所以我决定，再试着唱唱看。”

画面变了。

“好不容易找到认真去做的事，就这样放弃的话太可惜了！”

明亮的钢琴前奏响起，耳边响起她跃动的歌声。

我没法再看向画面。澎湃的心潮支配了我的全部视野。

好听、难听，她的歌声早已超脱于这个窠臼之上。

偶然间，我看见一条与我心灵相通弹幕，我呢喃道：

“真是愉快的歌声啊.....”



我想起，在学园祭的舞台上，蹦蹦跳跳地唱着歌的她。  
这首歌，与她之前上传的矫揉造作的歌完全不同。

这是热爱歌唱的歌手的心之声。

“谢谢你，奈奈子。”

视频结束，我低着头，向她致谢。

她自然不会就这样原谅我。我明白的。

可是，在这个罪孽深重的世界中，她给予了我一丝救赎。

那时的我，帮助她找到了打开理想之门的契机。而她，为此向我表达了感谢。

我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多余的。这便是证据。虽然这个世界的她并不是人气歌手N@NA，可她依然是那个热爱着歌唱的小暮奈奈子。

我曾经对奈奈子说过。

去找你真心想做的事吧。对她那说，那件事就是唱歌。

她找到了。相反，教训她的我，反而失掉了本心。

无所事事地，在后悔中度日。

“河濑川君！按我说的去做！”

听到社长的怒吼，我终于回过神来。眼睛看向A组的方向。

河濑川不甘地咬着嘴唇，双手紧紧攥住。周围的组员似乎都已经放弃了，发出疲惫的叹息。

他们已经失去了未来。不管再怎么努力，也只会沐浴在他人的詈骂之中。他们也找不到解脱的办法，只是勉强忍耐罢了。

他们连挣扎的权利都没有了。

我吸了口气。

然后殆尽的内心又再次燃烧了起来。

我扪心自问。

我要做的事，真的只是多管闲事吗？

那只是为自己的罪过所找的借口罢了。

看到眼前有人在痛苦中苦苦挣扎，我难道真的要视而不见吗？

“这种事……才不是……”

才不是无可奈何！

“我一定要，打破眼前的困境！！！”

我握住拳，大声喊道。

前所未有的巨大音量。

我吼叫着。

“桥，桥场先生……？”

开发室的大家疑惑地看向我。

只有河濑川露出了惊讶的神情。

紧张的气氛慢慢破裂。面对着无可奈何的坚壁，我下定了决心。

站起身，我走了过去。

“那么，就去做吧。”

这句话，是对他们说的，也是对我自己说的。

我相信，这便是我来到这个世界的理由——

## 第四章 并非如此

一个月后。

我来到了西池袋。

穿过公元前的道路，我站在壮观的高级公寓前。

做了个深呼吸，按响了门铃。

“来了~”

话筒传来有些缺根弦的开朗声音。

“我是桥场。”

“啊，已经等你很久了~”

我说出自己的名字后，和上次一样，门一下子便打开了。

在高大的玻璃门前，我再一次深呼吸。

“好.....”

再次确认了一遍商讨的内容，我坚决地走了进去。

房间一如既往地整洁。

虽然看起来十分夸张，却是个认真的孩子。

“这次只有桥场先生一个人啊。”

御法彩花小小啜了一口杯中的红茶，露出微笑。

这次她没有cosplay，穿着普通的便服。

“嗯，我觉得只有我的话说话会更方便。”

她呵呵地笑着，放下了杯子。

然后一丝不苟地将双手放在膝盖上。

“前些日子的风波，真是辛苦您啦。”

“啊，没什么啦.....”

Mystic Clockwork的一连串风波，理所当然，也传入了她的耳中。

她十分熟悉SNS的应对方法。作为游戏的主要角色设计，再加上开服时没能按时完工，恐怕她也受到了风波影响吧。但是，她并没有做出任何辩驳，只是安静地等待风波结束。

“这次给老师也带来了麻烦，真的十分抱歉。”

“我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哦。不说这个了.....”

彩花的眼睛里闪起了好奇的光。

“听说，风波最后平静下来都是桥场先生的功劳。您能告诉我您都做了些什么吗？”

这在本公司之内也算是机密事项。也不是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所以我并不是很想告诉别人。

不过，她姑且也算是当事人，在这次事件中，也间接受到了一些影响。考虑到说明责任的话，还是和她说一下比较好吧。

恐怕，她也是因为明白自己的立场才会发问的吧，真是个聪明的女孩子。

“……我明白了。还请老师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是，我保证。”

彩花露出了可爱的微笑。



骚动当天，开发室里氛围十分诡异。

房间里，社长一直都在大吵大闹，开发人员们也都一副自暴自弃地模样。

此时，我突然大喊了起来。

周围一下就安静了，大家一同看向我。

“桥、桥场君，你吼那么大声干吗！”

社长的将怒火转向我，逼了过来。

“对不起，我想给自己打打气。”

“打气？打什么气？”

社长一下愣了。

“哦哦，难道说，你打算像以前一样帮我解决这个难题吗，太好了！”

社长的脸一下子就变了，笑容满面地拍打着我的肩膀。

“您说的是什么事呢？”

“别装傻了！就是mysclo的炎上事件啦！而且就如河濑川君说的，程序也有很大问题吧。现在不快些做点什么的话公司就要面临大危机了！”

Mysclo乃是Mystic Clockwork的略称。社长明明说在公司内要好好用全称或者开发番号APG08来称呼的，算了，现在也不是较真的时候。

不过，把河濑川这个开发负责人排除在外的话，这么说真的合适吗？

我给河濑川递了一个“放心”的眼神。

“那么，这件事就交给我来处理，可以吗？”

“好、好。不过要坚持的地方一定要好好坚持！”

来了。社长说的恐怕就是自研引擎吧。

“听我说，社长。”

我站在社长面前，直截了当地说道：

“关于本社的自研引擎，就是一坨垃圾。把它丢掉吧。”



委婉的表达是没用的。必须要直截了当地告诉他。

“……哎？”

社长一下子就傻了。

“您没有听见吗？我是说必须要放弃自研引擎。”

“你说什么！？”

社长的脸以肉眼可见地速度变得通红。

“这种事我绝不允许！你啊，你知道自研引擎对我们公司的未来有多么重要吗？”

“我完全理解您的心情，但这样下去这个游戏就完了。”

“说什么完了，发布了这样的大作，肯定会让我们公司广受关注，让我们离上市更进一步的。”

啊啊，这个人果然想要的是关注度啊……

之前一直不知道他冒这么大风险的原因，原来是这样啊。

“可是，实际情况是游戏问题频发，要是不做些什么的话便会失去玩家们的信任。这样也没关系吗？”

“只、只要修一下就好了！河濑川不是也说了，她会想办法的吗！”

河濑川在旁边露出了苦涩的表情。她肯定是逼着这么表态的吧。

“为此会造成严重的时间和人力的浪费哦。再考虑到脚本和素材的调整工作，还是直接重做会更好。”

“所以要怎么做啊！在程序员跑路的情况下要怎么重做引擎啊！”

好，终于等到你了。

要是不管引擎问题的话就糟糕了，所以他一定会这么说。我早就知道，社长根本没有什么备用方案。

“有哦，引擎。”

“……哎？”

社长愣了一下，开发室的门一下子打开了。

“对不起，我来迟了！”

是我们B组的副组长岸田。

“之前说的引擎已经装好了吗？”

岸田笑了起来。

“当然，加入脚本和素材马上就能运行。”

岸田给A组的成员发送了引擎的链接。

“从刚才发给你们的文件里，直接读取脚本看看。”

“哎，不需要进行调整吗？”

“不用啦，直接读取就行。”

A组的总监半信半疑地复制了文件。照岸田说的，读取了脚本文件。

“哎哎！？”

不一会儿，就吃惊地叫了起来。

“真的假的……没做任何调整就运行起来了！”

“真的吗？而且好流畅！也没有出错！”

组员们纷纷围在了总监的桌子旁。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河濑川困惑地看向了我。

◇

“……，所以，你到底是怎么做的？”

彩花也是一副十分困惑的模样。

“之前，我就发现mysclo的开发走进了死胡同。所以拜托副组长的岸田去做了事前的调查和对应。”

要是一切顺利的话，那自然是万事大吉。可惜的是，引擎成为了问题的病灶。

◇

“毕竟是稳定性方面口碑极佳的AnyDesk社的引擎啊，稳定性肯定不会有问题的。”

“哎，AnyDesk！那家的价格不是很贵吗？”

“嗯，一分价一分货嘛。”

“你竟然擅自买了……这可是大问题啊！”

也是，要是毫无理由地去购买引擎，肯定是不对的。

“嗯，所以我用的是B组的预算。”

“你这不是挪用公款吗！你这个组长到底在做什么啊！”

我伸出食指，堵住了社长的话头。

“冷静一下。的确，我使用了B组的预算。不过，我买的是B组游戏要用的引擎。”

河濑川微微颌首。

“原来如此，B组的引擎是A组也能够使用的泛用型啊。”

“是的。”

哦哦！大家都激动了起来，社长愤怒地眯起了眼睛：

“可、可是，使用费和定制费不是已经超额了吗！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这是什么文件！”

社长话刚说了一半，我递给他一份文件。

“请看一下。组里有以防万一准备的备用预算。这样预算就没有问题了。”

我一开始就知道，社长一定会抱怨。

所以，我把多出来的预算填补了过来。这样，就避免了B组账面上的亏空。

“您没有意见吧？”

“.....”

社长不甘地背过了脸。

实际上，也没有其他更好的解决方案了。要是不抓住这次机会的话，大家就只能坐而待毙。

“好，那我们就来决定正式对应吧。这是我和河濑川制作人一起想出来的方案。”

组员们一下子就开始起哄了。

“喂、喂桥场.....”

我不顾发窘的河濑川：

“没事啦。首先是SNS官方账号的负责人.....”

我转向身后，看着站在那里的森下小姐。

“森下小姐，就交给你了。”

“哎，哎哎哎，我吗！？”

本人看上去是最惊讶的一个。

“在所有成员中只有你最客观地俯视了事件全貌，而且，你也很了解玩家们的心情。”

人很正经，却也会开玩笑，而且很擅长SNS的使用。比起那些死脑筋，她这种人更能处理好这类事态。

“关于要发表怎样的文章，开始时要交给河濑川检查一下。掌握窍门之后这件事就全权交给你了。”

“是、是！”

森下小姐敬了一个军礼。

“给末之森先生的事务所打电话还有发邮件谢罪吧。然后告诉他们，我们公开表示，末之森在本次事件中不存在任何过失。然后，告诉他们，我们会把之后新登场的角色的所有权交给他们。”

“喂！你竟然要让渡角色权！那么重要的.....”

“因为重要所以才要送给他们。要是对方提出名誉损害赔偿的话，我们就要承受巨大损失了。”

对方也是要继续做生意的。要是能建立起良好关系的话，对方也不会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吧。

“好，然后.....脚本负责人，麻烦举手。”

坐在里面的一个男人，畏畏缩缩地举起了手。

“系统、细节调整还有检查，大概要花多少时间？”

“嗯……虽然不能完全确定，但包括细节检查在内，大概需要6天吧。”

听到这，社长又坐不住了。

“6天！？不管怎么说这也太长了吧！3天，3天之内就给我搞定！”

“好，我给你两周，一切就拜托你了。”

“你、你说什么傻话！要停服两周，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我无视了社长的话，继续说道：

“换乘工作日的话就是10天，调整5天，检查3天，反馈2天。可以吗？”

“这、这样的话时间绝对足够了！”

“那么，就拜托你了。接着是……”

我看着工程表，询问总监：

“补偿石头的话，一般要发多少？”

“嗯……虽然每个游戏各有不同，本作的话，一般是2到3个10连吧。”

“嗯，那就准备10倍的量吧。”

“10、10倍吗！？”

“从、从没听说过有游戏会发这么多啊！这种情况，多发一个10连就足够了！”

这次总监也和社长一起坐不住了。

“那样的话，这件事就只能以本作的恶劣印象惨淡收场了。要是想引起轰动的话，还是大方一些比较好。”

【一寒：想起了曾经某GO口碑最好的时候。第一次因为政策原因修改卡面的时候，因为某站解释比较有诚意，再加上石头发得也比较大方，当时改卡面这件事没有拖累某站的名声，反而玩家都表示十分理解，愿意继续支持游戏。

而到了第二年，又出了同样的事，当时某站的处理有多糟糕、某站的名声有多臭，想必某GO的玩家都知道吧。我也是在那个时候转了日服。（yls的操作也很感人就是了）

对于游戏公司来说，怎么处理这种舆情，真的是很考验公司的公关水平。至少，要是我是mysclo的玩家的的话，桥场这种操作，我是完全接受的，而且必然会赞美运营的。希望国内的游戏运营可以借鉴吧。也望某GO运营可以不忘初心，比收入更重要的是价值观，对吧？】

不管旁边吵个没完的社长，我站在组员们面前。

“接下来要说的，是最重要的业务，都好好听清楚了。知道了吗？”

开发室里安静都可以听见大家的呼吸声。

水波不兴。

“从今天起，你们都给我好好休养两天。不许工作哦。对应从周三开始就行。”

大家一下就愣了。

理所当然，社长又发声了：

“休、休息！？在这样的紧急时刻，你竟然让他们去休息！”

“当然，SNS对应还是要做的。然后再停服的话就没关系了吧。”

“呜，呜呜呜呜……”

不再看无言以对的社长，我看向河濑川：

“这些事情你也想过吧？”

她无言地点了点头。

对于到了极限的人来说，你再给他们增加负担的话，只会让他们要么累倒，要么逃跑罢了。

所以要让大家好好休息。只有让他们把身体和头脑都休息好，之后做事才会更有效率，也更容易取得成果。

“我一不说话你就……”

社长抓住了我的胸襟。

“你在那里擅自做决定，这可是关系公司全体的重要项目啊！你明白吗！”

“正是因为明白，我才会认真思考解决方法啊。”

“你根本就不明白！你说的这些不都只会造成公司的损失吗！听着，公司必须要盈利，然后获得他人的信赖……”

我拍开了社长的手，然后用震惊全场的声音大吼道：

“社长！！！”

整层楼都安静了，大家一齐看向了我。

其他的开发成员也都紧张地看向这边。

“吓……怎、怎么了？”

社长明显是被我吓到了，但似乎还是很不服气。

我努力用最沉稳的语调，继续说：

“社长说过，您信任我对吧？”

“啊啊，我是说过。那又怎么了？”

“然后，您还说，公司现在最重要的便是信任。”

“我……说过吗？”

“您说了。社长您也很清楚信任的重要。这非常好。所以，接下来便是公司的关原了。”

我换了口气。

“的确，赶上工期也是赢得信任的关键之一。关于这点，在这里的全体成员，都为自己没能做到而深深反省。”

“是、是吧！所以必须要尽快开服……”

“可是，在巨大的失败之后，要想赢回顾客的信任，靠的并不是尽早开服。而是要向公众表现出公司反省的诚意，并确实地找出预防问题的方法。”

一个接一个的补丁，还有时不时的维护。这样运营的话，玩家根本就没法安心玩下去。

“现在，我们游戏的声誉已经跌破了谷底。所以，要是不做一些矫枉过正的事的话，玩家们是不会回心转意的。”

社长的脸一下就绿了。

“游戏的评价已经这么糟了吗？”

“是的，十分遗憾。”

本游戏的评价已经跌破谷底。

要想赢回失去的信任，是十分困难的一件事。

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必须迎难而上。为此必须要去做一些超出常理的事情。

“我们诚恳地向玩家们解释吧。现在本游戏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又打算怎么解决。这样一五一十的解释，便是我们赢回信任的第一步。游戏中失去的信任，只有通过游戏才能挽回。”

所以，才会有这样异样的维护时间和游戏补偿。不过只靠这些还是不够的。

“……我曾经，撒了一个弥天大谎。”

不堪回首的往事。

“为了完成手中的作品，为了不失去玩家的信任，我做了许多应付一时的安排。大家也都相信了我的话。可是，当游戏完成后，大家却变得四分五裂。虚假的语言，是无法得到真正的信赖的。”

河濑川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社长之前，在开发手机应用的时候，也发生过严重BUG吧。当时您选择了毫无隐瞒地向用户谢罪对吧？明明可以隐瞒下来的，可您却不顾营业部门的反对，说不能对用户说谎。”

社长看上去十分惊讶。

“桥场君，这件事……”

“我很尊敬您。正是因为您的诚实公布，用户对应用的信赖反而提升了对吧？您不觉得……和这次的事情很像吗？”

在开发危机暴露之后，我造访了社长过去的同事，知晓了这件社长开发时代的逸闻。

社长当时也只是创业者中的一员。当时也只是基于兴趣罢了。只是想和用户一起，共同享受应用带来的便利和服务。可是，随着公司规模

越来越大，社长也渐渐不复当年模样。

我十分理解，这种蜕变的痛苦。不论做什么都需要资金的支持，随着身后的人越来越多，就更是如此了。

“我完全理解社长的立场。可是，在这种非常时刻……还请您好好想一想，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我真挚地看着社长。

“请您稍稍，站在我们的立场上考虑一下好吗？”

对于社长而言，这里的大家便是过去的自己。

开发组全员一齐看向他。

社长像是回想着什么，看向天空。

然后深深地叹了口气。

“……我知道了。随便你们吧。”

说着，便离开了开发室。

组员们全部欢呼了起来。

“太好了……这样问题应该就能解决了！”

“先做好检查的准备吧，然后我就要回家了！”

“SNS的发表写完了！还请您看一下！”

森下小姐跑到河濑川的桌前。

河濑川一丝不苟地阅读着这篇文章。

“你也要回家哦。不然就没有意义了。”

“你不说我也会啦。好想直接睡在浴缸里。”

她叹了口气。

“桥场……”

河濑川冲着我笑了。

“谢谢你。”

“不客气。”

看到开发部门确实开始运作，我便去了社长室。

门没关。我象征性地敲了敲门，进入了室内。

“真是谢谢您了……”

一进门，我便朝社长深深低下了头。

“明明是你逼着我那么表态的，你还真好意思说。”

社长看上去还是有些闹别扭。

“坐吗？”

“不用了，这样就好。”

“是吗？”

社长眨了眨眼睛。

“你是知道我会妥协，才提出那样的方案吗？”

“不，说实话我并没有把握。”

“还真是一场豪赌啊。要是失败的话你就会被去职哦。”

“这并不是赌博。嗯……说实话，我只是找不到其他方法罢了。”

呵呵，社长发出苦笑。

“真的假的？你明明那么强硬。”

正是因为我知道了社长的往事，才能这样进攻。要是不知道那件往事的话，恐怕社长便不会轻易屈服了吧。

社长是一个经历过腥风血雨幸存下来的战士。所以，我向他提出了挑战。

我很尊敬他，愿意和我正面对决。

“作为回报，我向您承诺一件事。”

“承诺……什么事？”

看着好奇的社长，我缓缓开口。

◇

“……那个承诺，就是你会画出新角色。”

彩花仰天大笑起来。

“连我也在你的计算之中吗？”

“是的。”

Mystic Clockwork的风波最后还是平静下来了。当然，也有人长时间的维护表示了不满，但也出了对我们的理由和计划表示理解的玩家。之后，开服时超乎想象的补偿石数量，以及意料之外的流畅体验，一下子转变了游戏的印象。再加上素质的优秀，也增加了许多新的用户。

可是，在我的心中，依然存在一个缺憾。

那便是，御法彩花的新角色。

“可以……拜托你吗？”

持续的沉默。

终于，她开口了。

“……可以的话，我也很想这么做。”

随着一声叹息，她做出了否定的回答。

“我也想了很多，为什么突然画不出来了呢？”

她是那种会随着外界的刺激不断改变自己的表现手法的创作者。

所以一直以来，她都不断进行着新的尝试。海外活动、直播绘画，她甚至还尝试过在画板上花费几个月的时间完成一张作品。



所以，对已经站在顶点上的她而言，缺乏刺激便是她最大的危机。

我缓缓说道：

“彩花老师开始绘画的理由，答案应该就是那里吧。”

她露出了十分惊讶的神情。

“桥场先生，你这样说……真的不要紧吗？”

她的话证明了我的假想。

“前几天，我来的时候您正在画一幅画对吧？”

“嗯，我想起了自己之前憧憬的那个人的画。”

“那个人的画……我很熟悉。十分、非常……”

水彩的笔法。宽广的背景和形象鲜明的人物。飘然欲飞、充满着跃动感的瞬间。

御法彩花真正开始绘画的理由。

看来这个世界的我，一直都将这件事封印在心中。而这个理由，想必她也是心知肚明吧。

由于我并没有之前的记忆，所以并不知道都发生过什么。所以在见到彩花的时候，我也一直都不清楚她为什么会对我怀有好意。

可是，随着拼图渐渐拼凑起来，我终于知晓了御法彩花这位画师的过去。

“这个，送给彩花老师。”

“啊，这是……”

彩花用手捂住了嘴巴，吃惊地看着眼前的东西。

“是的。这是我们过去制作的游戏《春空》的印象绘。”

彩花站起身，在我身边鞠了个躬。

“请给我一周时间绘制草图。从线画到涂色大概需要几天。差分的话……请到时候再邮件联系我。”

我也站起身，向她低下了头。

“非常感谢，老师。”

“被自己的偶像叫做老师，还真是不好意思啊。”

彩花害羞地笑了。

◇

之前的停滞好像都是假的似的，御法彩花一下子活跃了起来。

“桥、桥桥场先生，彩花老师打电话过来了！”

公司里，惊讶到浑身颤抖的森下小姐向我报告说。

“说了什么？”

“那、那个，说是角色的草已经画好了，现在就发过来。然后我就说，那样就太可惜了，现在马上就赶过去！”

“啊，那真是太好了。”

那天的“会谈”之后，我从彩花那里听说，她十分信任森下小姐。

终于得到了回报，森下小姐欢呼着：

“是……那个，真的是非常谢谢您，桥场先生！”

森下小姐像以前一样，鞠了个大大的躬，然后背上了包。

“我、我过去了……”

然后便跌跌撞撞地离开了公司。

“她不要紧吧……”

看着她的样子，我叹了口气。

不久，彩花便在约定的时间，上传了新的角色画。

质量自然毋庸置疑，不同于以往的印象，她还挑战了从未用过的全新笔法，在她的作品中，也算是富有意义的一幅吧。

“彩花先生打电话说，下一个角色也务必请由她负责！”

森下小姐欣喜若狂地报告。

“是吗，太好了。”

作为长期没有上传作品的彩花的新作，这堪称是mysclo的救世主。开服当初的差评如冰雪般消逝，取而代之的，是玩家们热情期待。

“到现在为止终于可以暂时安心了吧……”

“暂时应该是没问题了。可是玩家们的期待值也变高了，以后有的忙了。”

要想扭转不良印象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容易的。由于期待值比较低，只要稍微有一点优点，很快印象便会转正。

但是之后便不同了。那家运营很棒，有了这个先入为主的印象之后，小小的错误也会被无限放大。

“没关系的，所以河濑川小姐才会做那么厚的指导啊。”

河濑川的后续处理堪称完美。

游戏引擎变化需要的细微变更、SNS的对应要点，还有今后的展开方案，提出了各种细致入微的方案和策略。

“没想到，她会去找社长直接对峙啊。”

接着，通过将这份发展案共享到全公司，主导权彻底掌握在了开发组手中。

据社长说，会话的主导权似乎一直都掌握在河濑川手中。

“河濑川小姐说，即便没有我，游戏也能至少运营三年。”

“那家伙果然厉害啊。”

虽然在恶劣的情况下无从下手，但那家伙本来就很有才能，只要上了轨道就什么都无需担心了。

12点的钟声响起。进入午休时间，周围都骚动了起来。

“那我就去和当事人一起去吃午饭了。”

说着，我看向河濑川的座位。

“咦，桥场先生不知道吗？河濑川小姐的航班14点就要从羽田起飞了。”

“咦？”

我看向河濑川的座位。一如既往的整洁桌面今日尤其显眼。奇怪的是，上面已是空无一物。

她可是那种像是行走的责任感一样的人。要是不做事的话便会浑身难受，所以身在管理职上也才会有那么多烦恼。

虽然做了细致的指南，可终究要去做的还是自己。我也料想到她会这么做。可是，之后的事就有些奇怪了。

就算没有我也能运营下去。

即将起飞的飞机。

整洁的桌子。

“森下小姐！”

我急忙回到自己作为，拿起包便跑了出去。

“帮我请半天假！”

“哎，哎哎？”

没有听她的回复，我便向着楼下跑去。

眼前刚好有一辆出租车。

“去羽田机场国内航站楼，快！”

我为什么没有发现呢？

在她负责的现场，要是我表现得太突出的话，她的立场也就岌岌可危了。即便社长保证她的地位，也会失去下属的信任。

哪怕我说这是我和河濑川一起决定的方案，对在场的人来说，很明显也是我站在前台披荆斩棘。

的确，事情十分顺利。可是，之后的事又会怎样呢？

我自以为是地认为，她这么优秀，理解能力也强，肯定没关系的。

可我根本就不明白。

正好相反，恰恰相反。

她越是优秀，就越会感到绝望吧。

贯之那件事之后，我还是没有吸取教训啊。完全不考虑事情的后果，尽是出一些应付一时的主意。

终究还是因为自私吧。我不过是只顾自己要帅罢了。

“我太愚蠢了……

我不断敲打着座位。

我多想马上飞到她的身边。

到达第1航站楼后，没有找零，我就赶忙跌跌撞撞朝着大厅跑去。  
时间已经过了13点。距离飞机停止检票还有30分钟。勉强还是赶上了。

我看向安检的队列，里面并没有河濑川的身影。

“河濑川，你还在……

走着，跑着，瞪大眼睛巡视着周围。

可是，我找遍了休息区和大厅，也没有发现她的身影。

“河濑川……”

我颓然跌坐在地上。

没能赶上。之后，她肯定会在旅途中提出辞呈吧。之后，肯定就不会回心转意了吧。

然后，她也会离开我。就和贯之一样。

“对不起，对不起……”

我坐在地上，握紧了自己的双拳。

什么叫来到这个世界的理由啊。什么真心啊。这种幼稚的作战，怎么可能让大家都获得幸福。

我不过，是个谁也保护不了的弱者而已。过度解读了奈奈子的话，片面地接受，采取了行动，结果就是这样。

“呜呜……呜呜……”

哭声，抑或是呻吟，无处排遣的思绪化作了声音。这副难堪的模样，想必很适合作为世界的落幕吧。

洁白的地板，映照着我悲哀的我。

有身影慢慢走近。红色的旅行包、红色的裙子，她来到了我的身边。

头顶，传来她的声音。

“为、为什么……桥场会在这里啊？”

我转过身。

“河濑、川……”

梦里寻她千百度。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出发大厅附近的椅子上，我坐在那里等待着。

不久，她就拿着两杯咖啡回来了。

“给你。”

“嗯、嗯。谢谢……”

道了声谢，我拿到手中，喝了一口。

微苦的香气，透过口鼻，沁入心脾。

“真是的，你就没想到给我发个LINE或者打个电话吗？”

“对不起……”

“那个，什么都没说就走，也怪我啦。”

河濑川真的只是单纯的休假。

略显不同的模样和整洁的桌面都不过是偶然罢了。

“我怎么会辞职啊？你打了那么漂亮的翻身仗，要是我不做报答就直接逃跑的话，那也太丢脸了吧。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让你说出自叹不如的。”

我还是小觑她了。即使是长大了，河濑川英子也没有任何变化。火光四射，永不言败。那件事，说不定只是赶上了她的虚弱期而已吧。

终究那只是我的武断吧。

“那个，不是要去冲绳吗？”

“我改主意了。票已经退掉了，没关系啦。”

“对不起……”

“没必要道歉啦。”

河濑川好像有些生气了。一个大男人因为误会而慌慌张张跑来，估计连休假的心情都没了吧。

工作日的机场，满是要出差的人。和休息日不同，大家看上去都很忙，连时间好像都变快了。

我和河濑川就变成了其中的异类。我是保罗衫和牛仔裤，而她则是针织衫、开襟衫还有裙子。只有我俩飘散着假日的气氛，和四周割裂开来。

我正想着该怎么向河濑川道歉，这时，她开口了。

“你为什么那么担心我？”

“那是……”

欲言又止。

喧闹中，我回想着过去的时光。

10年前，我和一群优秀的同伴相遇了。我和他们一起创作，认为大家会一直在一起。鲁莽地行动、鲁莽地发言……我想要活用自己10年的人生经验。

结果，我失去了一个同伴。而之后的未来里，我连其他同伴也失去了。

“我很害怕。大家都已经不在了，要是连河濑川都离开了，我该怎么办呢？”

河濑川的表情变得僵硬起来。

“桥场……”

像在担心我似的，哀伤的表情。

“志贵、贯之……他们明明都那么厉害，不知不觉间，他们就都放弃了创作。奈奈子也是……”

虽然她还没有放弃唱歌，可依然失去那份闪耀的才能。

全部都是我的错。

沉醉于自己的无所不能，自大地以为什么都能解决，可是世界是不会变的。作为破坏者，我只是想和世界相安无事，可最后还是采取了肤浅的行动。

“全部，都是我的错。看上去像是在为别人考虑，其实骨子里不过是个自利主义者。”

我相信，只要做好那些应该的事，就能得到回报。从奈奈子的话里，我多少获得了一些肯定。

可是，我错了。我的所作所为，只会破坏别人的立场。

什么制作，什么创造他人的居所。

最后，我只做出了自己舒服的场所。精致的、堪称经典的最棒未来。

这个Happy End的终章，简直就是为了让我见证绝望。

“是啊，你一直都这么说。你对不起他们，你太无力了。即便我问你理由，你也闭口不谈。”

“嗯……是啊。”

果然，这里的我也和我想着一样的事。

然后只是在口头上不断述说着自己的后悔吧。

“你真的觉得，大家是因为你，变得不幸了吗？”

“……嗯。我的存在，就是一个错误。”

持久的沉默。前往冲绳的航班的检票也已经结束了。

河濑川直直地盯着我。然后，将自己的右手，覆在了我的左手上。

“河濑川……”

我们对视着。

“这样啊。”

她简短地说着，将左侧的包换到了右手上。

然后，

“河濑川……哎？呀！”

啪！！

河濑川将自己的包用力砸在我的背上。

“好痛！你在干什么啊！”

“你真烦哎！啊，气死我了！！”

河濑川不停用包打着我。说实话，还蛮痛的。

周围的人也都纷纷看了过来。机场的工作人员也对我们指指点点，犹豫着要不要接近我们。甚至还有有的乘客拿出手机开始录像。

“快、快住手啦，河濑川，我说了什么奇怪的事吗？”

“没有啦！”

“哎……？”

我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东西。

河濑川的眼睛湿润了。不，她已经流泪了。

“不管什么时候都这样正经，我都感到有些自愧不如了，我怎么可能会有意见啊！”

“河、河濑川……”

“为什么啊，为什么你从来都不向人求助啊？你打算一个人承受一切吗？我们就这么不可靠吗？在迷茫的时候，你就没想过找人商量吗……？”

河濑川哈哈地喘着粗气。

“你就是这样，慢慢把自己搞坏掉了。那个时候也是这样。不断追逐着已经不在了的贯之的影子，还去做完全不适合自己的剧本作家。完全没有想过去找一个新的剧本。在志贵放弃画画的时候什么都不说，也没能帮助奈奈子走出挫折。可是……可是啊！”

她站起身。自上而下瞪着我。

“就算是那样，也不用把大家的未来都看成是自己的责任吧！并不是你让他们放弃的吧！为什么要把一切都怪罪到自己头上，一个人在那里失落，一个人在那里坏掉啊！为什么……为什么要觉得是自己的错啊！”

她梨花带雨的脸上，是愤怒，是悲哀，各种各样的表情都混杂在里面。

“你、你啊，不论什么时候，都已经很努力了。把自己的事情抛在脑后，不断鼓励着别人。和大家一起欢笑，却独自吞下苦果。你什么坏事都没有做哦。要是有人那样责备你的话，我绝对不会原谅他的。绝不会的！”

她发着鼻音。

“所以！！”







河濑川抓住我的胸口。

“所以，给我抬起头来啊！你的存在就是个错误？那怎么可能呢，你要是那么说的话，那你帮助我的事也是一个错误吗！？”

我用力摇头。

“对吧？你很厉害的！我保证。在我认识的人当中，你一直都是最强大、最刺激、最难以捉摸的，我就喜欢这样的你，所以，别露出这么软弱的样子啊！”

我呆若木鸡地看着她的一言一行。河濑川狠狠瞪了一眼看热闹的人们，把看客们吓走之后，红着脸松开了抓着我衣服的手。

“……那、那个……”

她罕见地露出了慌乱的神色。

我也清楚那个原因。

她的话的最后……很明显带有那个意味。

“那、那个……”

我还是说些什么会比较好吧。

河濑川堵住了我的话头。

“……最后两句话是多余的，不算。”

细若蚊蚋的声音，河濑川提出了撤回要求。

“哦、哦……”

我也没法再仔细深究下去。

取而代之，我说道：

“那个，对、对不起。”

是软弱的谢罪。

回应我的是河濑川威吓的目光。“你这家伙居然还道歉，你是不是蠢啊！”她的眼神好像是这么说着。

“不是，那个……”

是啊，不应该道歉的。

“……谢谢你，河濑川。”

撤回。她的眼中，也不见了威吓的色彩。

突然感觉很不好意思，我不敢去看她。她似乎也是一样，红着脸，低头看着地面。

咖啡早已经凉透了。我和她捧着杯子，同时喝了一口。

“都凉了！”

然后，我们同时喊出了声。

我们看向对方，果然还是有些害羞。都这么大了，我们到底在做什么啊？尤其是我，到了这种时候，竟然什么都没敢说出口，还真是丢脸

啊。

“如果、我是说如果……”

河濑川呢喃着。

“我要是能回到过去，回到痛苦的你的面前的话，一定会帮你的。”

微弱的声音。可是，这句话确实地拯救了我。

“不过，那个时候……你并没有向我求助啊。”

她苦笑着说。

“没这回事……谢谢你。”

要是那时候的我听到了，肯定会很开心吧。

河濑川一直都散发着一一种生人勿近的氛围。那是因为，她不论做什么都是那样努力，让人有些不敢接近。

“好，那我就去冲绳了。”

“哎？”

“说退票了是骗你的。我问机场能不能改签，然后就改到下一班了。”

河濑川站起身，伸了个懒腰。

“别担心，我肯定会回来的。”

说着，她背上包，拉起行李箱，迈出了步子。

突然，她转过身来。

“还有，你总说因为你的原因大家都离开了。”

她像是突然想起来了似的。

“不是有一个修成正果了吗？”

“哎？”

“御法彩花。那孩子，是因为你的游戏才会立志成为画师哦。”

是啊……

要是没有我的游戏的话，彩花根本就不会走上这条道路。而之所以原来的世界里没有她的存在，也是因为没有做出那部游戏。

她真的对我充满了感激。甚至还说，我给了她开始绘画的契机。虽然实际上是因为志贵的画，可要是没有那部游戏的化，志贵的画也不会在那个时候为人所知了。

一个，仅仅一个……我也创造出了一个巨大的奇迹。

“人世间啊。”

说着，河濑川露出了像是缅怀什么似的眼神。

“从来就没有什么事情是白费的。”

她露出了恶作剧似的笑容，朝着大门走去，留给我一个飒爽的背影。



我不想回公司。

我登上了羽田机场的瞭望台，看着来来往往的机群。

因为是工作日吧，瞭望台上一个人也没有。

青空下，一架架飞机缓缓着陆，然后又飞向远方。河濑川的那架飞机，肯定也在其中吧。

海上吹来一阵强风。带来了沙子和海浪的气息。我寻找着可以坐下的地方。

不一会，我就发现了一条椅子。我拂去上面的沙子，轻轻做了下去。

“嘿、咻……”

10年前绝对不会说出的口癖，现在也会毫不犹豫地说了。

坐在天空色的椅子上，我再次看向飞机的方向。

风停了。四周只有飞机起降的声音。

不可思议般，我变得十分平静。我清醒地回想着这几天发生的事。

莫名其妙被丢到了2018年的世界。为我的自负带来的后果而绝望，因为奈奈子而重燃信心，被志贵的画帮助，然后被河濑川拯救。

河濑川肯定了我的存在。她全方面地肯定了我重回10年前的人生。

我甚至都快要哭出来了。啊，原来我可以待在这里啊。

我一直都以为，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惩罚游戏。在Happy End的光鲜表面下，是悲惨的Bad End。可是，听了河濑川的话，我已经不再有这种悲戚的想法。因为有必要，所以我才来到了这里。而这个世界里，有着对之后的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东西。

之后的我。不是2018年的我。是2007年的我。

所以，朦胧间我有预感。恐怕这个世界就快要结束了。而下一个世界，正向我招手。

虽然我没有任何依据，也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

这个幸福的世界，马上就要结束了啊。

“嗯？”

不经意间，我发现有人走了过来。

是一个女孩子。是一个留着粉色头发的可爱女孩。

“是谁呢……”

是和父母走失了吗？她好像发现了我，直直地走了过来。

站在我的面前，然后……

看着我笑了。

用关西腔说道：

“哟，桥场君。过得还好吗？”

瞬间，怒涛般的记忆碎片涌入了我的脑海。

“……罫子前辈，好久不见。”

我好像是认识了她好久似的，向她行了个礼。

## 第五章 下定决心

我的记忆，自从来到这个世界后，就一直有所缺失。

我和贯之在山丘上进行了一场对话，然后分别，等我回过神来，就已经到了2018年。

我都是怎么制作游戏的呢？我记得我和北村公寓的大家一起制作了游戏。可是，不止如此，应该还有指引我们的存在。老师吗？不，不对。桐生学长.....也不可能吧。

“总之就是，差不多到时候了吧。”

登美丘罍子。通称罍子前辈。操着浓郁的关西腔，同时也是知名游戏人的谜之幼女。在我们制作同人游戏时，帮了我们很大的忙。

我竟然会忘记印象这么鲜明的人物，还真是不可思议。不过，我现在似乎知道了其中的原因。

“那个，罍子前辈，就是你.....”

我话说到一半。

“哎呀，暂停暂停。”

她连忙止住了我。

“这次的事就不要问啦。时间长了你自然会知道的。”

非常轻易地挡住了我的问题。

“那就——”

罍子前辈继续说道。

“已经，知道了吧？你要做的事情。”

“嗯，我知道了.....大概。”

虽然她什么都没有明说，但我可以想象得到，大概就是那件事吧。

差不多.....到了该和眼前这个世界诀别的时候了。我也知道了自己为什么会从2007年来到2018年。

而一切的答案，就在这个幼女前辈身上吧。

“想回去吧？”

她的这句话便包含了一切。

我想回去。想回到2007年——那个有他们在身边的世界。在和河濑川告别之后，我便一直这么想着。

“不过啊——”

罍子前辈突然露出认真的神情。

像是教导我似的，说道：

“现在的你很幸福不是吗？在中坚游戏公司里发挥自己的才能，深受大家信赖，家里还有可爱的夫人和女儿。简直就是无可挑剔的幸福生活嘛。”

她背过身，看向飞上天空的飞机。

洁白的机身沐浴在阳光下，闪耀着耀眼的光。

“就算你选择在这个世界活下去，也没关系哦。不如说，为什么要选择其他选项啊？”

罍子前辈低下了头。

“不过，要是你回到原来的世界的话，这一切就都消失了。不论是不可替代的家人，还是前途远大的工作和同伴们。”

她转过身。那是我从未见过的眼神，不……

在和贯之分离的那天，我曾见过一次，深邃的眼神。

“即使舍弃这份幸福，你也想回去吗，少年？”

来到未来之后，我知道了许许多多的事。自己是何等的傲慢与无知。

还有，从过去开始，便有多少人需要我。

“……”

又一阵强风拂过，空气中充满了潮湿的水汽。我感觉身体很热，身体开始流汗。

突然，我回想起来。

在大阪的时候，大学周遭的寒暑变化是很激烈的。冬天冷死，夏天热死。公寓里也没有像样的空调和暖气，但我们依然很开心……

“我……我——”

我想要继续和他，和她们的故事。要是我能更自信地行动的话，要是我注意到河濑川的温柔的话，要是我知道大家的心情的话，要是我不是一个人背负一切，而是和大家一起商议的话……

“我并不是……为了获得幸福，才要回去的。”

我想要创作。

不断逃避的最后，我在后悔中不断祈祷着可以回到过去。

不是想要和女生打情骂俏，更不是想要逞英雄。

我想要的是——

“我想要烦恼，想要痛苦，想要绝望，想要被逼入绝境。我想要和大家一起体会这些，这比我个人的幸福要宝贵的多。”

创作很快乐。

即便是会吵架、会产生纠纷、会让我们分道扬镳，我还是想要创作。

我想要和他、和她、和她们一起待在创作的现场。

“我想……和大家一起——”

泪水流了出来。虽然一直都在忍耐，但我已经忍耐不住了。

我想起了贯之羞涩的笑脸。

想起了奈奈子活泼的笑脸。

想起了志贵包容的笑脸。

无限的思念从我体内涌出。

“想要回去，我、我……想回去，想回到那段时光……和大家在一起的那段时光……”

我哭得一塌糊涂，像是撒娇的孩子一样，我靠在罍子前辈身上不断哀求。

虽然想要重来，可我也没法保证一切都会顺利。之后我肯定还会遭遇巨大的失败吧。肯定也会有迷惘的时候吧。

即便如此，我还是想要回去。我想要和大家一起度过大学生活的每一天，然后一起成为大人。

之后的一段时间，我靠在她身上不断地哭着。罍子前辈只是温柔地抚摸着我的头，什么都没说。

在他人眼中，这一定非常诡异吧。一个大人竟然靠在一个小女孩身上哭了。

可是……我却停不下来。我一直以来秉持的东西，以及我重新找回的强烈思念，两份思念重叠在一起，排除了其他的一切情感。

“对不起……”

我终于停止哭泣，抬起了头。

罍子前辈露出了无比温柔的表情，我差点又哭了出来……

“很棒的表情。”

她从椅子上起身。

举起了手。

我连忙止住了她。

“哇哇哇，暂停暂停！”

“怎么了，又舍不得走了吗？”

不是的。

这个世界里有太多我深爱的人。虽然只有短短几个月，我也和许许多多的人建立了羁绊。

——所以，至少。

“我想要和他们道别。”

对我来说特别的存在。

幼女前辈看着欲言又止的我。

“……说的是啊，去吧。”

像是目送孩子的母亲一样，她露出温柔的微笑。

“结束之后，就要和这个世界告别了。”

然后，说着“稍后再见”，郢子前辈便离开了。  
飞机的引擎声从脑后大大响起。  
强烈的阳光炙烤着我的脑袋。海水的湿气搞得我身上黏答答的，可我  
不可思议地没有感到任何不快。  
我毅然抬起头，不再看蔚蓝的天空，迈出了脚步。



搭乘电车，等回到市中心时，已是黄昏时分。  
我没有去公司，直接回家了。虽然我也想去见见共事过一段时间的同事，可他们并不是我现在最想见的人。  
从登户站下车，我就径直回家去了。  
说起来，这里变成“我家“，也不过是短短数月时间。  
可是，只要一回到这里，我就感到无比安心。这里有着我最爱的人，以及我们的孩子。  
“我回来了。”  
随着这句习惯的问候，我打开了门。  
不一会儿。  
“爸爸，爸爸！快看这个！”  
真希蹦蹦跳跳地跑了出来。  
“妈妈画画超级——厉害的哟！”  
难以置信的话语，难以置信的东西。  
“这……是……”  
眼前，是去年买来给真希画画用的平板。  
上面，是一幅我十分怀念的画。  
同时，也是令我对这个世界感到绝望的罪魁祸首。  
“爸爸，欢迎回——啊，真希，你已经拿给爸爸看了吗？”  
穿着围裙的志贵走了出来。  
“因为，妈妈的话很棒嘛！”  
“呵呵，爸爸可是见过很多画画更好的人哦。”  
志贵笑着，把真希抱了起来。  
“画……为什么？”  
我努力开口问道。  
“嗯……”  
她好像是害羞似的，露出了十分澄澈的笑容。  
“恭也君说的游戏，我试着玩了一下。”  
“Mysclo吗？”



志贵点了点头。

“御法彩花小姐……是吧？那个人的画好厉害。然后，我也久违地想要再画画看了。”

我全身好像都充满了力量。

难以言喻的感动，充斥了我的全身。

不知不觉间，我就这么拿着平板，抱住了她们。

“哎等一下，恭也君？”

“爸爸，你怎么了，爸爸？”

我不顾二人的困惑，就这样抱着她们，潸然泪下。

（人世间啊，从来就没有什么事是白费的。）

河濑川的话不断在我脑中回响。

因志贵的画踏上绘画之路的御法彩花，又再次成为了志贵重拾画笔的契机。

这或许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可对我而言……却已是无上的幸福。

◇

最后一天里，我和往常一样，与她们一起度过。

和真希一起泡澡，稍微陪她玩一会，然后互道晚安。

与志贵一起躺在床上，做晚安的接吻。

然后。

“真是不可思议啊。”

是很久很久睡前对谈。

“明明那么久没有画画了，在我想要画画的时候，却没有碰到任何阻碍。”

见到御法彩花的画，再到志贵拿起画笔，不过是一息之间罢了。连她本人都惊奇不已。

“……真的，只是想稍微画画看而已。”

志贵的表情，已经再无以往那种寂寞的神色。

她和画画之间，果然有着很深的羁绊。

“对不起啊，志贵。”

“恭也君什么都没错啦。”

抚摸着我的脸，志贵笑了。

然后，深深叹了口气。

“即便是没法再画画，但我有恭也君和真希在，我本以为这样就可以了。每一天都很充实，这样就好。”

志贵靠到我的怀里。

“可是，在重新开始画画的时候，我感觉自己 and 世界融为了一体，为能重新靠近心中的自己而欣喜不已。最重要的是，我重新找回了想要画画的心情……这份遗忘已久的情感……让我……”

她突然抽噎起来，眼睛闪着晶莹的光。

“无比欢喜……”

“嗯……嗯。”

我抚摸着她的头。我终于看到了以前的她。

“下次……要画什么呢？”

我试着问她。

“嗯，想试着画一幅大点的画。开始有些无从下手，背景画得有些小，下次想画一下更广阔的东西。自然、建筑……也想画可爱的女孩子。不知道最近大家都在画什么样的女孩子呢，也想要看看大家的画……”志贵像是不知疲倦似的。一个接着一个，这些年积攒下来的话语不断涌出。

说着说着，志贵好像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对了，恭也君。”

她偷瞄着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我还想……画好多好多的画。不过呢，我画画的时候……有些过于专注了，或许会顾不上真希……啊……”

志贵话说了一半，我便将她抱住了。

我靠在她耳边说：

“别担心。我会努力辅助你的。所以……”

我为自己终于能说出这句话而感到无比幸福。

在这个世界里，我大概没有机会再说第二遍了吧……

志贵靠在我的胸口，一遍又一遍地点着头。

“谢谢你，恭也君。”

我们的唇自然地融合在一起。

融合，分开，然后又融合在一起。

我们相拥着，进入了梦乡。

◇

清晨。醒来之后我们看着对方的模样，呵呵笑了起来。

志贵变成了母亲的模样，而我也变成了父亲。将真希叫起来，新的一天开始了。

一如既往地围坐在一起吃饭。为一些无聊的小事一起嬉笑。

“我出门了。”

在一如既往的时间出门。

我在玄关换上了鞋，志贵和真希到门前送我。

“是，路上小心哦。”

“爸爸，一路顺风。”

志贵是一如既往包容的笑脸。

真希是一如既往活泼的笑脸。

在她们眼里，我肯定也是一如既往吧。

作为游戏公司的员工，早出晚归。今天也会说着“我回来了”回到家中吧。

可是，我已不会再与她们相见了。

即便是因为命运的巧合再次相遇，那也已经不是现在的她们了。

可是，我不会说“再见”。

所以——

“我出门了。”

我再一次抱住她们。

“一路顺风。”

志贵简短地回复，抚摸着我的后背。她不会知道我这句话的含义。可是，她依然是如此温柔。

这也让我终于有了踏上旅程的觉悟。

◇

打开门，走向外面。我的眼睛闪过一点泪花。不想她们看见我哭泣的样子，我没有回头，直直朝着电梯走去。

电梯门打开的瞬间。

“我来了。”

简直像是要给我一个惊喜似的，冨子前辈就等在那里。

“比我想的要快许多啊。”

“是呀。你要是改变心意的话我可就难办了。”

电梯下到一层，我漫无目的地走了出去。

我询问起我一直好奇的事情：

“那个，罍子前辈。我回到原来的世界后，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的我会消失吗？罍子前辈似乎早知道我要说些什么。

“不用担心啦，你走了之后这个世界30岁的恭也也会带着腰酸背痛复活的。”

哈哈大笑着，罍子前辈抢白道。

别说这些多余的话啊，真是的。

前往车站的途中，有一个小小的公园。因为现在是上班时间，所以一个人都没有。

边上摆着两张长椅。很少有人使用的饮水点，因为龙头坏了，水一直流个不停。

啪嗒啪嗒的水声，前往车站的脚步声。只有我们两人站在这里，看着对方。

我深吸了一口气。一想到再也无法呼吸到这个世界的空气，就忍不住这样做了。

是青草和泥土的味道。

罍子前辈看着我。

“已经没有什么留恋了吧？”

这是最后的确认。

“是的——”

志贵之后会一直画下去吗？御法彩花已经正式复活了吗？真希长大后会有什么？B组的大家能好好干下去吗？社长能好好考虑开发人员的事吗？然后河濑川……她的战斗还会继续下去吗？

我想知道这个世界的未来。

可是，我还是想在那个世界……和大家一起生活。

“那，就走吧。”

说着，罍子前辈举起了手。

终于，要回到过去了吗？

大家过得还好吗？暌违数月，如隔三秋。

“对了，有两件事要告诉你。”

“事情？”

“嗯。首先是关于你的资历。”

罍子前辈微笑着。

“你来到这个世界后，一直都觉得自己的能力不过是作弊而已。因为知道未来，所以活跃也都是理所当然的。”

她将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可是，你没有做过任何卑鄙的事。没有利用情报陷害别人，也没有谋取不义之财。你一直靠自己的努力帮助别人，所以才会赢得大家的信

赖的。”

“.....是这样吗？”

“是啊。所以小河濑川还有小志贵才会对你心存感激。小奈奈子和贯之君肯定也是这样想的。”

这或许只是在安慰我也说不定，不过不管是河濑川还是志贵，大家都说了差不多的话。

虽然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回到10年前，但听了罍子前辈的话，我觉得自己能借着这份幸运开始创作或许是一件好事。

“不过，你并不是英雄。只不过是扰乱未来的乱入者。为了大家啊，要去拯救啊.....你并没有那个能力，你明白吗？”

我用力点了点头。

“我太自负了。”

在此之前的我，一直觉得要为他人使用自己的能力。我也为此收到了感谢。可是，在我对未来进行干涉的时候，我也改变了原本的未来。

“所以.....我不会再去想那些伟大的事了。我相信大家，更重要的是，我会相信自己，继续战斗下去。”

咳哈哈哈哈哈，罍子前辈发出了熟悉的笑声。

“欢迎回归，主人公。前面可是地狱哦。”

罍子前辈稍稍走远了一些，将手举向头顶。大概，当她举过头顶时，时间旅行便会开始了吧。

“那个，罍子前辈，我还有一件事。”

说完，罍子前辈也好像是刚刚想起来的似的：

“是啊。那件事.....”

我应该问了问她什么。可是，不管是问的内容，还是询问这件事本身，我全部都忘记了。

没有漩涡，也没有无数的时钟，我就像是睡着了似的，失去了意识。

——然后，时间变了。

“嗯.....”

醒来时，我眼前已经是熟悉的天花板。8叠房间的天花板，上面有两盏荧光灯，其中一盏有些忽明忽暗。

“我回来.....了吗？”

手脚都没有什么问题。

手指也能正常活动，更让我高兴的是，就算做一些稍微激烈些的动作，也不会感到疼痛。30岁的身体的话，要是稍微一不小心，身体就会开始痛个不停。

我看向四周，大家好像都不在。

这里是我熟悉的北岛公寓吗？要是我找人问问的话，我依然有些不敢确定。

“啊，这是——”

背后十分柔软，双脚也被暖意包裹。

“啊，被炉还没有收起来呀？”

也就是说，现在是冬季前后吧。

我刚要起身。

“啊，恭也！志贵，恭也醒了！”

活泼的声音想起，接着便是一阵下楼的声音。

明亮的茶色秀发，端丽的脸颊。还有丰满的胸部。

“恭也，不要紧吧？你突然倒在门前可把我吓坏了！”

看着担心地看着我的她，我不禁要落泪了。

“奈奈子……我回来了。”

“哎，啊，欢迎回家。”

或许是被我的话搞糊涂了，奈奈子眨了眨眼睛，歪起了脑袋。

这时。

“啊，恭也君！你终于醒了！”

我看向那里。

“志贵……”

温柔的笑脸，掺杂口音的柔和声音。

啊啊，我真的……回来了。

“对了，恭也，糟糕了……贯之刚才回来了。”

奈奈子眼角闪着泪花。

“说是……大学不上了。说了已经和你说过了，也要和我还有志贵说一声。”

“恭也君，贯之君……到底怎么了？”

……是吗？这是之前的延续啊。

“我知道了。那……关于之后的事情。”

我站起身。

“我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啊，嗯……”

“恭也君，会回来吧？”

对不安的两人，我保证道：

“别担心……我哪里都不会去的。”

我笑了笑，推开怀念的陈旧大门，走了出去。

外面，春和景明。那天突如其来阴霾仿佛只是一场梦幻。

蔚蓝的天空上，画着一道白线，一直指向东方。  
我迈出了脚步。

5月的风还带有些许凉意，我不禁打了个寒战。

但我并不在意，就这样继续走着。

我登上坂道。这是我与贯之分离的起点。穿过住宅区，穿过公园，我脚步不变，一直走着。

水泥路渐渐变成了土路，群山也越来越近。

我还是继续走着。

终于，我到了道路的尽头。我有些喘不过气来，扶着电线杆慢慢平复呼吸。深吸几口气，擦了擦汗，我回首看向自己走过的道路。

我并不是刻意想做什么。

我只是，想通过自己的双脚，来进行确认。

“就从这里开始。”

我自言自语，紧紧握住拳头。

我一直以为，自己对他人的人生负有责任。所以，对未来感到了绝望。

这是因为我知道他们原本的命运，而我的到来则改变了一切。

可是，决定人生价值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他们在那个未来，即便是有我的思想和行动的介入，也自己做出了人生的选择。而我将其评价为不幸，乃是一种明显的傲慢。

通过河濑川的话，我终于意识到了这点。不只是我，大家的人生都应当得到肯定。

所以我已经不再后悔。我说不上是正确，也不是英雄或者正义的伙伴。我将此牢记于心，继续追逐自己的理想。

我决不限制自己。我会用尽自己的全部智慧寻找答案，然后全力追求。只要那是我的真心，就一定会得出一个结果。

我想要做些什么。我就是为此才回到10年前的。

我带到过去的并不是什么作弊的能力，而是这份 独一无二的热情。

“一路顺风。”

在世界的那头，我仿佛又听到了志贵的声音。

脚踩在地面上，又抬起。我确实是在向前走着。

——我终于有了实感。





——从现在起，我们的重制人生，正式开始了。



## 终章 起航

就这样，我回到了2007年。

到最后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穿越到2018年。两个世界的界线十分模糊，仿佛是做了一个漫长的梦。从和贯之结束对话，到我倒在公寓门前，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不过，我觉得那不仅仅是一场梦。我在那个世界，获得了许多教益。如当头棒喝，让我重新找回了勇气。

不会有这么巧合的梦。要是真是梦的话，那上帝一定是个好管闲事的亲切家伙吧。

回归的第二天，我就开始对10年前的世界产生了各种不适应。

听到奈奈子唱歌就不禁泪流满面，一看到志贵就满脸通红。我没法忘记10年后的她们。为了以后生活着想，还是尽快忘掉一部分为好吧。我决定带着2018年的记忆活下去。一想到在那个世界里，这些理所当然的事物竟然会消失不见，我就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感激，同时也坚定了我的决心。

黄金周过去，大学开学了。

“啊哈哈，怎么了桥场！看着没什么精神啊，中暑了吗？”

火川也没变，这让我十分高兴。

“不，没事啦。我很好。”

“哦哦，是吗！我会给你推荐超级解闷的好游戏的！”

火川已经是那个忍者社团的副社长，所以他的修行也更加努力了。要是舞台表现能更好一些的话，他的水平已经足以担任主角了……我最近遇到的一个前辈这样说。

从一年级升入二年级，我的生活上却没有什麼变化。

社团依然还是那么平稳。柿园前辈说快要考试了，每天在社团里转个不停；杉本前辈的引吭高歌连山的那边都能听到。

啊，非要说的话，就是某个喜欢使唤新人的前辈突然改变了对我的态度吧。

“阿桥也，那啥，变得成熟起来了啊。”

“我不这么觉得啊。”

“我懂的！这种事别人不说自己是不会发现的。对吧，小樋山？”

“还说别人呢，你这两个月熟得有些过分了吧。”

某前辈赶忙看向镜中自己的白发。

“桥场，你下节课是哲学吧？”

这里也有一个让我手足无措的女性。

“啊，嗯。没错。”

我一看她的脸，就变得有些畏手畏脚起来。

“你在那里干什么呢？是的话就赶紧走啊，不早点去的话就没位置了。”

她傻眼似的看了我一眼，利落地迈出了脚步。

河濑川也还是那个河濑川。这是理所当然的事，那个给我鼓劲的河濑川并不在这里。

在这里的，是那个坚强、固执、战斗不休的河濑川英子。

不过，她依然还是那个她。想着机场时的事情，我不禁开口问她：

“那个，河濑川，我问你一件事。”

“什么啊？”

“我啊……要是遇上什么大麻烦，向你求助的话，你会放下一切帮我吗？”

河濑川怀疑地看向我：

“……桥场，你要不要看看医生啊？”

“啊，说的也是……对不起。”

10年后的河濑川给自己的记忆做了润色吧？

鹿苑寺贯之从学校里消失了。

在假期后的全体授课上，年级主任加纳老师做了通知。同年级的同学们并没有表现出特别惊讶的样子。这并非是他们冷漠无情，而是艺大的退学率一直都很高，所以一点也不稀奇。

“他说是因为家里的事，桥场你知道些什么吗？”

休息时间，加纳老师向我询问。

“不，我也知道的不多……”

我没法向老师坦言。

“是吗……好不容易解决了学费的问题，真遗憾啊。”

“是，可是——这毕竟是他自己的选择。”

老师似乎有些惊讶，不久，露出了温柔的神色。

“是啊，你说得对……”

简短的对话，这件事就此告一段落。

只要他还是那个川越京一，我也做出一些改变的话，那我们一定会再次相遇。

然后。  
她们也慢慢发生了变化。

“恭也，之前那件事……你怎么想？”

学校食堂里，奈奈子咬着咖喱包，问我。

“哪件事啊，你是说那个狂热男粉丝的来信？你不是已经冷淡地回复了吗？”

“不、不是说那个啦！虽然那件事确实也想找你商量啦！”

奈奈子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

“那是什么啊？制作个人主页的请求？”

“唔……那件事也很想商量啦，不过以后再说，是那个啦！”

奈奈子用力摇了摇头。接着，深吸了一口气，气势逼人地说道：

“邀请的事！有个同人游戏社团发来了邮件……”

“主题曲的作曲和演唱是吧？我觉得挺好的啊。”

“嗯……是吗？”

奈奈子演唱的主题曲在网上获得了不错的评价，拜此所赐，她至开始收到工作邀请了。

“不过啊……我还是觉得有些害怕，收到陌生人的邀请。”

虽然都已经做过网络直播了，奈奈子果然还是不适应这类情况。

“加油做吧。和之前你上传歌曲不是一样吗？”

“可是，那是你帮我做的。”

说着，她便开始偷瞄起我的脸色。

答应帮忙，接下上传还有交涉的事很容易。

不过，这有利于她的成长吗？我并不清楚，也没法轻易给出答案。

“好啦，加油一个人解决！”

“哇，恭也欺负人！”

奈奈子敲打着我的头，不过我没有迁就的意思。

靠自己。要靠自己去做。

虽然有些放任自流的意思，但最重要的是要让她自己产生想法。

之后，要是她需要我的帮助的话……到时候再一起努力也不错。

并不是我替她做什么，而且两人携手并进。

——我相信，只要这样做，我终会与N@NA相会。

志贵的变化则要更加明显。

“恭也君，不制作新游戏吗？”

归途，志贵不经意间这么问。

“诶，不……暂时没有有这个预定。”

“这样啊……”

志贵似乎有些遗憾。

同人游戏顺利发布之后，出乎我们的意料，玩家们开始热情期待起新作的发布。

可是，怪诞虫软件对共同制作兴致缺缺，我当时对游戏制作也缺乏经验。

（我竟然制作了强度那么大的时间表啊……）

现在看来，真亏游戏能够完成啊。

而且，贯之也不在了，很难再与怪诞虫合作。

即是说，新作的制作相当困难。

歪着小脑袋吃着水没加够的泡面。

在二楼的阳台上目送乌鸦归巢。

盖着暖洋洋的被子悠闲地午睡。

“感觉提不起画画的兴致啊。”

志贵时不时会这样说，语气是不变的平和。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

（志贵会不会有这样不再画画了？）

我并没有问过10年后的志贵是何时放弃画画的，或许是明天，或许就是今天。

“为什么不想画呢？”

我鼓起勇气问她。

“嗯……”

志贵想了一阵。

“或许是没什么契机吧。”

志贵一直寻找着画画的理由。

开始，画画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不过，和公寓的大家相遇后，自己的存在有了新的证明。

“或许是一种燃尽症候群吧。”

我打电话问了河濑川，她这样回答。

在游戏制作的限制下画了大量的画，游戏完成后便暂时失去了兴致。

可能性很高的答案。

“要是这样的话，要怎么办才好啊？”

最简单的，就是再去制作游戏吧。

可是，这次没有上次那样明确的目标和理由。我要是说为了志贵画画的动力打算制作新游戏的话，恐怕包括本人在内，大家都不会认可吧。

而且，像这样过度关心的话，就和以前的自己一样了。最重要的是她的自主性，我要做的只是帮她找出寻回干劲的契机。

如此，该怎么办才好呢？

“——好好想想，肯定有什么办法的。”

想起了河濑川的话。人世间没有什么是白费的。这样的话，我在未来积攒的经验肯定也是有价值的。

可以确定一件事。

志贵一直都热爱着画。因为热爱，所以当失去想画的东西的时候，选择了封笔，而在有了画画想法的瞬间，又重拾了画笔。

要做的点燃她心中的热情。

要是能稍微推她一把的话。

第二天，我因为有课去了学校。

课很快就上完了。我在闷热的空气中独自走下长长的艺坂。

双手抱胸，不住徘徊。

要说我在想什么，自然还是志贵的事情。

我有些心急了。回归的这几天里，我一直都在思考这件事。在2018年的热情还没有冷却之前，我一定得做些什么才行。

可是我没能找出答案。看看天，看看云，哪里都没有标准答案。

“唔……”

周六，行人寥寥。所以我走路的时候并没有注意。

突然，从坂道窜出了一个女孩子。

“哇！”

“呀！”

我们狠狠地撞在了一起。

“痛哎~”

肚子被狠狠撞到，一下子有些难以呼吸。

看向对面，是一个捂着脑袋低吟的女孩子。

“对不起，痛吗？”

那边是头，这边是肚子，很明显是我这边比较痛，不过对方是女孩子，所以就由我开口了。

长长的黑发，大大的眼镜。衣服松松垮垮的，看上去有些土气。

“啊，啊啊，对不起对不起，我没事。”

说着，她连忙收拾起周围掉落的东西。

“啊，我帮你。”

我开始捡起了自己周围散落的东西。

学生证、DVD盒子、素描本。

我先捡起了素描本。

（这孩子画得真好啊……）

展开的那页上，画着一幅女性的画。

写实的画风，虽然不是流行的风格，但从画上，可以看出她的努力。

然后捡起DVD盒子。

（是什么电影吗？）

我这样想，随手将它转到了正面。

“诶！？”

我吃了一惊，盒子失手掉到了地上。

“啊！”

女生发出惊呼，连忙将盒子塞进包里。

“那个是……”

“什、什么都没有啊！”

她红着脸，若无其事地强调说。

可是，那是我绝不会忘记的东西。

因为，那个盒子是——

（是《春空》吧……）

那是我们制作的同人游戏。

“啊，学生证……”

我将最后一样东西，递到了因羞耻而浑身僵直的她手中。

学年一栏，写着代表一年级生的07。

她是新生啊……

“……”

对话结束。

一年级新生里也有玩过我们游戏的人啊。然后我们的联系就此结束，本应该是这样的。

我瞄了一眼她的学生证，然后也僵住了。

怎么会？可她确实……

“啊啊啊啊啊，对不起对不起！”

她连忙伸出手，和刚才拿盒子时一样，将学生证迅速收了起来。

“真、真对不起，我上课快迟到了，先走一步！”

说着，便跑掉了。

我维持着刚才捡学生证时候的姿势，呆呆地看着她跑上坂道。

“哈哈……哈哈……”

在周围看来，我一定是个可疑的家伙吧。

和女孩子相撞后就傻站在那里一个劲傻笑。

我现在的情绪前所未有地高亢。

见证过未来的我，并不知道之后该做些什么。虽然一无所知，但我感到，拼图上嵌上了一枚新的碎片。

未来，虽然会有许多不安，但一定会有更多愉快的事。

“好……”

我站起身。心跳很快，身体也有些颤抖。坂道上，洒满了耀眼的光。

——斋川美乃梨。

学生证上，是御法彩花的本名。

## 后记

啊，太好了。

首先，这部作品的一个愿望达成了。

好，接下来进入正题。

《我们的重制人生》第4卷顺利出版。这是我目前写过的最长的一个系列了。

嗯，从三卷的末尾应该很容易就能联系到本卷的发展，这次的舞台是他们的未来，我们生活的2018年。和作品一起时间穿越的各位读者，在这十年里肯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着许许多多的感悟吧。在持续的变化中，恭也见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然后决心回到十年前的呢？不知道有没有好好传达给您呢？这里，是重制的真正起点。请您好好期待新一卷的故事。

以下是谢辞。延续前卷，为这么沉重的故事搭配如此美丽的插图的えれっと老师，随着故事的进展，我更加觉得，能够跟您合作真的是太好了。作为一名您的粉丝，能够最早看到您的新画已经成为我创作的巨大动力。从今往后也请多多指教。

《我们的重制人生》也是编辑老师的作品。如果没有编辑老师的话，本作品一定会粗糙许多吧。经过编辑老师的去粗取精，这部作品才能以这样的面貌出现在大家面前。编辑T老师，一直以来真是谢谢您了。从今往后也请多多指教。

最后，向一直以来支持我的读者表示由衷的谢意。我能够将自己的想法最大程度表现出来，全是靠了大家的支持。真的是十分感谢。えれっと老师、编辑老师，还有读者诸君，缺了任何一个，都不会有这部作品的问世。如果对第4卷感到满意的话，希望您可以用您喜欢的形式与他人分享您的感受。

那么，就下卷再见了。祝您生活愉快。

木绪なち 拜启